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七十六

部王部一百七十六

姑息

王者握圖御歷統制寰區必在賞慶刑威彰善殫惡恢高明之道以馭群下體剛健之德以制多方若乃運屬殷難數當百六千紀者接彼天隙竊柄者抗乎國經上失其權下無其輔姑息之道繇是用焉其或廟堂有跋扈之臣藩翰有驕蹇之將或奉款來附內持於兩端或憑衆竊立坐邀乎九命或跨據山河之固包於禍心或僥倖雲雷之屯圖其非望繇是申招攜之意懲黷武之禍加之爵秩厚其恩賚此固不得已而用之者焉後漢靈帝光和中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矯捷故軍中號曰飛

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
相交通衆至百萬号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
能討燕乃遣使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至領河北
諸山谷事歲得舉考廉計吏

獻帝初平四年袁紹與公孫瓚交惡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
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任
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其與紹書曰趙太僕以恩召之德御命
未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閑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
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下同與共出時人
以為崇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
幸也紹於是引軍南還帝以紹為太尉轉為大將軍封鄴侯紹

讓侯不受

建安初馬騰為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甚相親後以部
曲相侵連兵不解時國家紀綱始弛乃使司隸校尉凉州牧韋
端和解之

魏明帝太和二年十二月遼東太守孫恭兄子淵劫奪
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御史中丞兼左羽林將軍張晞左臺殿中侍御史鄧文賓並放
于嶺表先是太平公主之引崔湜蕭至忠也幽求等恐其為變
每有奏請為太平所嫉帝不獲已奏之故有此放

肅宗元年建卯月河東節度鄧景山為部下所殺帝聞以景山
統御失所恐因此以為亂不復究驗其罪遣使慰諭之軍中因

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代宗寶應元年五月壬寅以檢校戶部尚書安州刺史克淮西等十州節度來瑱他見復為襄州刺史克山南東道兼陳蔡淮

西等十州節度觀察等使初淮西節度王仲昇兵敗陷入賊詔瑒代仲昇為淮西節度兼督許蔡等十州以瑒為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裴茂為襄州刺史瑒以淮西逐賊日尋干戈逗留不進茂密表以聞瑒又陳奏朝廷務姑息人復以瑒依舊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仍兼安州刺史淮西節度茂初以行軍司馬鎮于穀城即表瑒不奉詔懼瑒阻兵未拒乃率麾下精銳赴州襲瑒為所敗詔罪茂

二年閏二月癸亥宥史朝義降將薛嵩曰承嗣李懷仙等並以賊之所署為刺史獎以朝命也嵩為檢校刑部尚書相州刺史相衛等州節度使承嗣為檢校戶部尚書魏州刺史魏博節度防禦使李懷仙為檢校侍中兼幽州大督都府長史范陽節度使

廣德二年三月許河北四節度使立碑紀其誠節初王師討平河朔州縣風靡向化相州薛嵩魏州田承嗣鎮州張忠志幽州李懷仙皆為賊守聞詔書一切不問趨僕固懷恩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包藏貳心乃表請以為署官秩任之嵩等遂分鎮河北一道各擁精兵數萬帝姑務安人含弘之實懷恩啓之也

是月襄州兵馬使梁崇義殺本州大將薛南陽併其衆驕狀以聞朝廷以將州存履兵禍屈法含容乃授崇義為襄州刺史山

南東道節度留後姑務息人也

永泰元年七月以鄭王邈為開封儀同三司充平盧淄青節度度支營田等大使先是平盧淄青節度侯希逸為副將李懷土所逐希逸奔于滑州上疏請罪持詔捨希逸罪乃以鄭王為大使令懷王權知晉後姑務息人也

二年正月同華節度使周智光以專殺郾坊節度使杜冕家屬懼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優容使杜冕使于梁州實避讐也

大曆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以所部兵叛討成都府遂據其城以討崔寧為名劍南節度晉後寧之弟寬攻破之子琳潰走子琳屬人初為瀘南賊帥人甚惡之後有詔撫子琳束身歸罪劍南節度使驅使叱守瀘州時灌寧為西州兵馬使專殺鄧

度使郭英又成都兵亂子琳率麾下士乃募山洞群盜表請討寧寧甚惴惴州縣官吏以其奉順多有應者寧與弟寬分將精卒各數萬為之備亦以表聞帝恐平人罹其害子琳及寧二表俱不報遣宰臣杜鴻漸出鎮成都宣恩招慰鴻漸惧寧兵強不敢同異時子琳與邠州兵馬使栢貞節犄角相應誓以靜難為事鴻漸姑務事寧乃表讓劍南節制與寧奏真節尚邠州刺史子琳為州刺史和解之寧既受命隨鴻漸入覲留弟寬守成都子琳聞寧出乘間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及子琳兵潰收合餘燼沿江而下朝廷聞之慮為亂階特詔荆南節度安撫之五年夏以殿中監王昂為江陵尹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時荆南節度觀察使衛伯玉以內憂去職故命昂代之昂既行伯玉

諷荆南大将楊鈿等拒昂乞留伯玉優詔許之又

六年四月澧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楊子琳至自澧州赴詔也初子琳自成都喪敗退守瀘州增脩軍政招延亡命之士累月後成數千人乃具舟泐江而揚言歸朝渝州忠州萬州皆震攝備餼牢申犒軍士涪州有黃革峽峽踞之隘者守將王守仙伏兵五百人於此子琳前驅悉擒之以獻至忠州盡殺之唯守仙獲免子琳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而以城守遣使議闕請罪帝務安人又以子琳本謀近忠姑容之乃以為峽州刺史子琳益不自安又移授澧州刺史澧朗兩州鎮遏使在澧州二年至是表乞朝議帝特容之及至引見於延英殿與語甚悅賜名猷七年詔授幽州權知留後朱泚檢校左散其騎常侍兼御史中

丞幽州盧龍軍節度留後泚初隸幽州李懷仙為十將改經畧副使朱希衆李懷仙自為節度以泚宗姓甚委信之希衆為政苛酷人不堪命竟為孔目官李瑗所殺倉卒之際未有所從泚營在城北帝滔主衙內兵亦得衆心滔變詐多端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城北朱使莫不衆既無從因共推泚泚遂權知留後遣使奉表京師遂有是命

十一年正月魏博曰承嗣乞束身歸朝時滔青節度李止已上表乞許承嗣自新城嗣乃上表帝以久勞師旅姑務息人乃下詔曰臣子之義違而必懲春秋之辭服而先捨故武威以制其不恪文德之懷其自新田承嗣悞惑姦邪徹干紀律朝有彞憲當舉典刑猶示含容薄令降黜異其遷悔全彼平人不赴所貶

之官再任造端之將遲迴師旅綿引旬時朕猶憫脅從悞茲併命其人何罪顧悼增懷深思改過之期以救無辜之禍而承嗣果能剋責頓獻誠辭泣首束身請歸庭闕輸心撫懇備在封章而正已地逖藩陞具昭誠款遂慮有陳奏達其深衷故宜宥以悔非之誠全其改往之志翻然効順頗用嘉之即宜與子侄家口等同赴上都當待以殊恩永守終吉豈不美歟其魏博所管官吏將士僧道耆壽百姓等初因迫脅曾受驅馳或久抗官軍辭不獲已或徵科郡邑出人門庭皆惧於不全蓋素非元惡既往之咎並與維新一無所問或先在昭義軍管內諸州者並宜却還本貫各安舊業其昭義所管官吏將士截耳軍健身及家口先在魏博等州妄有驅迫各被質番原其初心本非巨惡既因誑誤先合蠲除仰即歸本州一切莫問各守所務無相奪倫王典無私信存賞罰脅從罔理前聖嘉謨歸命者必全知過者必宥今既納承嗣之懇請亦已虛懷捨脅從之前非悉命原免如其譎詭自恃猶事逗留國有常刑法難屢屈過期不至獲罪如初其諸道兵馬即宜同力脅心大軍剋期不可追悔轉禍為福唯在此時至于再三非不深切想及官吏將士已下奉而行之知朕懷也承嗣更逗留不赴朝

十二年三月庚寅宥左降官永州刺史田承嗣復舊官爵詔曰昔在虞舜舞干羽于兩階而苗人服洎漢高嘗遣陸賈宣赦南越光武亦下玺書招附竇融然則太上以德撫人其次因時制宜其或有阻兵便地未從紀律將畏刑以紓禍俟文誥而斯懷

則明恕之道宥過為大其來久矣永州刺史前魏博等七州節
度觀察處置管內度支營田等使開封儀同三司大尉檢校尚
書左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魏州大督都府長史上柱國鳳
門諸郡王食實一千戶田承嗣頃因封壤之外或收部邑是以
下昼之詔徵縣道之師貶刺零陵式彰典憲而國家十連將帥
千里旌旗車騎聯屬於山河鏐船鑠結於淮海而承嗣轅門宿
將方面舊臣授鉞持衡素經委遇乃繕申修備越河應敵然未
離魏郊嬰壘自固頗遣章奏申聞款誠懇祈革心永用遷善又
聞聚旅興歎常思更新廢食遺寢沈憂哉疾夫為君上者承天
子人兼宥廣覆一夫不獲則曰特予之辜今河南河北之人皆
朕之人也豈不隱恤求逞其心令其父兄棄城子弟攻取矢石
之下骨肉相殘邑里之間敵讐交斃而又連兵禍結虞餽取資
暴賊急征井閭殫竭男釋耒耜女廢蚕桑流離凍餒擠于溝壑
而欲勞師勞武必舉彛章終夕惟慮誠所未忍且使蒼生罹此
塗炭由朕司牧無方非朕不德誰之過也今將投膳徹懸內省
歸咎以寬承嗣以並復承嗣本官爵仍委官彼勾當州事不須
入朝弟庭琳及子侄等凡所連坐貶降者一切什放並還本官
仍各舊職掌驅使其魏博相衛等管內諸州各判官兵馬使以
下及州縣將吏百姓及汴宋過河將袁奉珪祝舜井將士等並
從原有宥一無所問於戲以欲從人必求諸道澤者時禁二有
被於泉漁麇卵不傷德可懷於鳥獸今則偃弋務全兆庶以茲
明誠上答天睭公卿百辟悉朕意焉又詔曰播州帶永縣百姓

田悅等王者之於典刑也舉違是與聞義則歸雖審而有常亦宥而不過况本於黜免各從親累今與之更始宜復官常當思遷善之規載勤事上之命田悅可依舊魏博節度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魏州大督都府左司馬御史中丞潮州程鄉縣尉田綰可依舊檢校尚書駕部郎中兼御史中丞郴州義章縣尉田渚可依舊試京兆府參軍萬州南浦縣尉田淪依舊試大理評事

四月命給事杜亞使于魏州宣慰田承嗣賜承嗣鐵券

十二月以淄青節度使李正己之子前淄州刺史納為青州刺史仍賜實封五千戶

十三年正月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諸附人屬籍帝從之

三月命諫議大夫蔣鎮使于魏州宣慰以田承嗣有弟喪故也

十四年二月癸未魏博七州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承嗣卒甲申以前魏博節度中軍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魏州大督都府左司馬御史中丞田悅依前本官兼御史中丞承魏博節度觀察等使畱後悅承嗣侄也承嗣軍務親兵多委其統制及嗣承死悅即代領其朝廷衆因授焉

四月成德軍節度太子太傅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檢校同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郡王張寶臣依舊賜姓李復封隴西郡王寶臣奚之種裔本姓張名忠志以武勇再陷逆賊偽職寶應元年河朔平僕固懷恩舉為將帥鎮常州帝方綏懷四海乃加其恩寵特賜宗姓列屬籍平年抗表請歸本姓帝從

之及是心不違安又抗表乞從賜姓帝又許之廣恩也

德宗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匿父喪以求位帝難之乃遣給事中班宏問疾且諭惟岳

四月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平章事初崇義不朝亮謀日甚賓僚或有忠言沮勸多遭傷害時群兇方自疑阻朝廷將推

仗大信款來而安之以示天下故加崇義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賔且賜鐵券之誓准西節度使李希烈數請與請討崇義

崇義惧軍旅之事加嚴焉流人郭昔告其變崇義聞之請罪昔坐決杖配流金部負外郎李舟諭旨以安之

三年四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鎰為鳳翔尹隴右節度觀察兼支庶營田等使以代朱初泚泚弟滔叛於幽州故罷泚

兵柄加此實封百五戶一子五品官又賜實氏名園注水上腴

田并重錦五綵帛金銀器甚厚以安其意

興元元年正月帝罪已大赦反側王武俊集三軍削偽號先是

武俊僭稱趙王以鎮州為真定府偽命官秩會大赦遂削號帝

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往鎮州宣

命授武俊檢校兵部尚書成德郡節度使尋加司空同平章事

兼幽州龍盧兩道節度使又魏博田承嗣子緒殺田悅朝廷因

授緒魏博節度時朱滔率兵兼引回鶻之衆南侵緒遣兵助王

武俊李抱真等大破滔衆以功加檢校工部尚書真元元年以

嘉誠公主下降加緒駙馬都尉尋遷檢校右僕射賜實封五百

戶是歲加同平章事及卒廢朝三日贈司空賻物有差又易定

鄴度使張孝忠使衙前將程日華使滄州兵殺其刺史李固烈而推日華為刺史日華遣使間道聞於梁州因拜橫海軍鄴度但令歲以滄州稅錢十二萬貫資忠孝軍焉

二月甲子加朔方邠寧鄴度支度營田觀察六城水運押諸蕃部落鹽池蕪河中晉絳滋隍等州鄴度觀察等使克朔方邠寧同華陝虢河中晉絳滋隍等州及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開府儀同三司行中書令蕪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河中尹上柱國連城郡王李懷光大尉加賞封至二戶千戶仍賜鉄券赦三死

十月劉怱為幽州長史蕪御史大夫盧龍軍鄴度副大使知鄴度患初怱為涿州刺史朱滔每有征伐必令怱幽州留後時朱滔死怱素為衆所服因有其兵地

真元元年九月范陽鄴度劉怱卒其州軍人習河朔舊事請其子行軍司馬濟代父為帥朝廷姑務便安因而從之累加檢校兵部尚書

二年三月詔授淮西李希烈裨將吳少誠申光蔡等州鄴度觀察司馬留後初希烈叛少誠頗為其用希烈死少誠等初推陳仙竒統戎事朝廷已命之仙竒尋被少誠等謀殺衆共推少誠朝廷遂有是命尋正除鄴度等使

三年七月宣武軍兵馬使劉昌率其衆自防州赴靈臺既次三原遂縱掠一夕方定淮西散兵百餘人隸於昌及是昌歸罪於淮西兵盡殺之尋以昌為本軍京西行營鄴度使初昌衆憚成

靈臺剽三原後各欲散歸昌招撫之乃定因加昌以董之改戎
麟遊

四年福建觀察使吳詵為叛卒所逐詵奔建州初詵從李晟於
汧隴常以猛毅自許及領福建頗輕忿越兵薄其糧賜苦其役
使而不恤也衆卒咸叛數讓詵而逐之且請于詵牒用大將郝
誠溢掌留後而殺詵之腹心將薛太清十余人等而听命於誠
溢秋毫無所犯乃抗表請罪焉帝命中使就赦而安之

五年十月詔曰法令者國之典章藩惡者朕之屏翰封域既列
疆理有經必守信誠用永終始干紀難虧於常憲念功宜貸於
新恩酌於厥中是有茲命義武節度度支觀察等使檢校司空
平章事張孝忠受委旌鉞作鎮方夏項吳士旅擅入邊城朝命

既臨不遠而服有過能改此誠可嘉是新左揆之授俾參論道
之職懋昭來効勿替舊勳可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如故
於戲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忠信允叶邦家乃又朕奉祖宗之法
期於慎守託王公之上務以推誠畫野分圻皆有定制踰憲章
則彼此交惡保封疆則蒸庶獲安偃甲息人所存者大咨爾方
岳弘宣永勗各守爾典欽承王度勲賢列辟且體至懷初孝忠
以兵襲蔚州驅掠人畜帝連詔責之踰旬方還所部由是降其
詔焉

八年四月庚寅以前汧州長史劉志寧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同
正兼汧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觀察使志寧故宣武節
度玄佐子也初玄佐薨諸將校列狀脅監軍上奏請志寧為節

度使且曰朝廷或不從忍令數萬之衆東向以求生也蓋指李納以邀命帝乃詔宰相入議竇參先與吳湊不相得且曰若不

許俱合於李納則汴鄭非朝廷有也因請授士寧節度使帝從

之故有是命一云玄位歿士寧纔十七八謀於父之親吏諷三軍請繼任時德宗厭兵不復討問遂受以鉞麾

既而曰咨以荒暴誅戮無不怨若都虞侯李萬榮因其獵於近郊閉州門以拒之士寧馳歸文下然德宗撫之頗厚既不加責

仍授以右衛將軍僅二十年累歷班序人皆目為幸人

九年四月削海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張昇璘官仍令昇璘兄昇

雲示衆決杖昇雲為定州刺史昇璘娶淄青李納女用事於納

以父喪大祥歸定州嘗於公座慢罵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武

俊大怒以事聞詔中使詣定州臨決遇昇璘於大原杖而囚於

別所武俊素以定州殷富同壤嘗歆攻奪因遣深州出兵襲取

義封又出兵驅掠安喜無極萬餘口徙於德隸悉取其粟帛牛

畜昇雲嬰城自固累遣使謝過於武俊方止

十一年九月橫海軍大將程懷信逐其節度使程懷直歸京師

懷信遂領軍士尋詔以虔王諒為橫海軍節度使以橫海節度

兵馬使試殿中監程懷信起復左武衛大將軍同正兼滄州刺

史橫海軍節度營田滄景觀察留後依前兼御史大夫虔王諒

不出閔故也

十二年正月庚子沼州叛將元誼與其衆李文通常悅石定蕃

康秀玢等率沼州城內兵五千并家口萬餘人判奔田緒累路

潰散入衛州者三千餘人中使吳朝弼為亂兵所殺二月丙午

詔曰元誼李文通等皆有勲庸又於戎旅頃者事因疑悞城守

經時自致危懼比猷章表請率師人願赴京西用申誠効亦遣使宣諭待之如初候至闕庭期於任使而行李之際士衆攜離雖非本圖情亦可恕且處之東夏鎮在西郊皆我王事誠為一體况田緒任兼將相寄重方州委之撫綏必能加輯言念將士素著勤勞既有申明各宜安堵仍委田緒切加存恤以副朕懷其元誼男承嗣並先在城又特召對仍令中使送赴魏州

是月以成德軍節度支度營田常與深趙德棣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平章事兼常州長史瑯琊郡王武俊為檢校大尉兼中書令依前兼常州長史節度等使以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河中絳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使河中尹上柱國咸

寧郡王渾瑊為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依前兼侍中河中尹充副元帥節度等使已已加山南西道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檢校左僕射兼興元尹御史大夫嚴振魏博等州節度營田支度觀察使檢校右僕射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駙馬都尉田緒幽州盧龍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盧龍軍使檢校右僕射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劉濟劔南西川節度支度營田觀察統押近界諸蠻及山西八國兼雲南安撫使檢校右僕射兼成都尹御史大夫韋臯並同平章事乙亥加陳許等州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御史大夫曲環淮南節度觀察營田使檢校刑部尚書兼揚州長史御史大夫刺史張獻甫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營田使檢校刑部尚

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復兼檢校左僕射山
南東道節度觀察使檢校吏部尚書襄州刺史御史大夫賜紫
金魚袋樊澤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兼
涇州刺史御史劉昌右神策軍行營節度隴右大夫觀察使支
度營田使檢校工部尚書兼鳳翔尹御史大夫邢君牙左神策
軍行營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韓全義平盧軍淄青
節度支度田觀察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檢校禮部尚書兼
鄭州長史御史大夫李師古劔南東川節度營田觀察使靜戎
軍使檢校工部尚書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王叔邕申光蔡支
度營田等使檢校工部尚書兼蔡州刺史御史大夫吳少誠徐
泗濠節度觀察支度營田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徐州刺史御史
大夫張建並封檢校右僕射又加振武麟勝節度營田觀察蕃
落使單于大都督兼御史大夫范希朝麟廓坊丹延節度觀察
鄜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王晞暉夏綏銀節度觀察押蕃落使夏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韓潭并檢校禮部尚書荆南節度觀察使
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裴胃宣武軍節度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
州觀察使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萬榮昭義軍節度營澤潞
滋邢名觀察使潞州長史兼御史大夫王虔休江西道都團練
觀察及諸道鹽鉄轉運使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王偉並檢校
工部尚書又以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番後太原尹御史大
夫比都副留守李悅為檢校工部尚書河陽三城懷州節度營
田使又加朔方靈運豐西受降定遠城天德軍節度營田觀察

使押蕃落使靈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李樂浙江東都團練觀察使越州刺史御史中丞皇甫政宣歙都團練觀察使探石軍使宣州刺史中丞劉瓚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何士幹等並兼御史大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七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七十七

帝王部一百七十七

姑息第二

唐順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子淄青節度使李師古以師次滑州西界初告哀使未至鄭滑軍裨將吏自京師得遺詔本歸以示節度使李元素元素以師古隣接歆為不自外使審以其本示之師古不受曰京師無訃告何故妄言杖其使幾死舉兵以脅元素元素懼上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初師古聞消息遂以師自至濮州伺候為變借元素為名以動衆及聞帝即位即罷界上兵

憲宗永貞元年十二月己酉以新授給事中前劔南西川攝節

度行軍司馬知留後兼御史中丞劉闢為檢校工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于時韋臯卒闢阻兵求節度詔除給事中冀其入朝闢不受故降斯命貞元舊風也

元和元年六月淄青李師古死弟師道擅命遣判官崔承寵孔目官林英相繼奏事時杜黃裳作相歆乘其未定也以計分削之帝以蜀川方擾不能加兵於師道遂命建王審暹領節度以師道為留後歲餘竟授以旌節

二年八月命給事中房式充幽州成德義武等軍宣慰使時三節度劉濟王士真張茂昭各持宿嫌交惡聞於朝故有是命

四年三月以淮南節度判官孔戡為衛尉寺丞分司東都戡嘗佐昭義軍節度使盧從史數以事爭論不從因謝病去從史疆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久之為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忿嫉累請貶降故有是命

十一月彰義軍節度吳少誠卒五年三月授遂王宥節度以彰義軍兵馬使兼申州刺史吳少陽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權如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等州觀察等使留後仍賜上柱國初少誠疾亟家僮單于熊兒者偽以少誠意取少陽至時少誠已不知人乃為署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子元慶年二十余先為軍職少陽密言之及少誠死少陽自為留後時王承宗求繼士真位不受詔帝業已討承

宗不歆兵連兩河乃以宥王遥領少陽為留後焉

五年七月庚子鎮州王承宗遣節度判官崔遂上表二封乞自陳首兼請吏員輸其常賦是月制曰夫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王者之盛德叛而伐之服而捨之魯史之明義所患教化之未弘不患威靈之不振所患忿悻之不當不患臣妾之不恭遂稔惡以彰典刑納忠風以滌瑕孽糾懼宥罪其在此乎朕嗣守丕圖虔奉先訓明有所未燭信有所未孚德罔洽人而懲法度之未一道靡化物而慮風俗之未齊頃者悞於知人因以動衆雖亂是用長俾投于荒而靖以自思敢恡其過故太尉中書令武俊嘗拔艱危有大勲力重以親戚連其子孫壯容圖於綵績武烈書於鍾鼎十代之後尚延其寵渥四海之內豈利其土田我之

初心蓋不如此盧從使首獻章表深陳便益以是頗類於向公如流遂昧於進熟乃割二郡別為一鎮付其密親以示無外而承宗不諭朝旨遂干國章以至於斯事豈得已既而將帥同德干戈四臨幽薊以節制之衆收城池易定以雄猛之師獻俘馘火則方燎天其可逃然而大兵所唯庶物皆頓農桑遂廢於隴畝老幼咸膏於鋒鏑為之父母深用憫然王承宗困而能通達而斯復冒於白刃貢以赤城仰日月以激於中腸罄封部而誓於後効賦奉其常數官奉其闕員以闔境之性命祈肆赦之恩澤我亦思省至於再三違命而用刑蓋有常憲順命而赦罪是亦前經寰內之饒寧私於數縣之地雨露之溥豈遺於一境之人加恩俾復其土疆改過是還其官秩其王承宗特宜洗雪依

前起復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充成德軍將士官爵實封等一切如舊待之如初諸道行營將士等皆賈雄心爭輸忠力以戰則勝以攻則摧加以跋涉道途暴露原野各宜賞賜仍並歸還宜共賜物二十八萬四百二十一端足並令度支隨便近即時支遣仍令糧科使與本軍計會豐厚宴設於戲帝王作兵以輔文德雷雨施澤亦酌人情况乎忠烈之遺勲親之後每稱破敵常用愧懷聞復衆而增傷覽捷書而興歎一夫不獲尚泣於前王者姓何辜罹禍於茲日雖為彼制孰是吾人事苟便時朕寧屈已庶當脩政思理推誠致和奉天地之心大祖宗之業姑以濟物宣務申威虞帝之征載示兩階之舞殷王之網式弘三面之仁惠此方隅置於安靖凡百端士宜諒予懷初士真卒三軍推承宗為留後朝廷伺其便累月不問承宗懼上表請割德隸二州由是起復授成德軍節度使又授德州刺史薛昌朝為德隸觀察使承宗遣百數騎往德州虜昌朝以歸乃詔削承宗官爵命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璀以討之是役也招討之任非中外所期又諸軍多觀望養寇逗留不進轉餉糜費日以巨萬淄青幽州累有章表請赦承宗帝乃因從史之罪歸其惡而宥承宗不得已而為之已酉加義武軍節度張茂昭同檢校大尉兼太子太傅幽州節度使劉濟檢校司徒兼中書令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辛亥加河東節度使范希朝檢校司徒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檢校尚書檢

校右僕射橫海軍節度使程執恭尚書檢校右僕射並罷加賞也乙卯幽州節度劉濟為其子總所殺朝廷不知其事以總為起復檢校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盧龍軍等使七年十月魏博監軍奏當道三軍舉其將田興知軍州事甲辰制曰經邦制理先務於安人秉義納忠諒存乎體國其有堅持正性動合衆心才當與能善足乘勸則宜荷推轂之寄為分閫之臣建侯貞師宣我利澤魏博軍步射都知兵馬使司節度副使檢校秘書監察御史中丞浙國公田興深明有融忠孝是力介若金石通乎弛張效用思齊於昔賢絜誠期報於君父生此王國跡淪戎藩逢時乃彰會節有力元臣即代裔子幼年小人枉事以作威諸將屏息而憎懼正理滋紊刑章亟乖郡臣危疑幾致顛越朕用憂憫方畱輯寧而興任在轅門深惟大體義勇斯奮奸雄伏辜士心所歸不令而肅征鎮安固厥庸茂焉既而保貴胄之家將致上國全故師之勇即復中軍表章屢踈情懇備至以勲則特異以義則可觀周旋令圖蓋有餘裕朕高懸爵命以待能賢如爾殊能允宜懋賞晉軍謀師卻縠嘗學於詩書漢將議功竇融實冠於名節魏郊巨鎮河上與區杖鉞可以宣國威觀風可以率彞典習俗至於丕變疲氓僕而汜康佇光冊書用寄心膂榮級繼登於七命顯秩超踐於六卿仍兼副相之雄以重元戎之委服茲休命其懋戒哉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

管內支度營田觀察使處置等使勳封如故初貞元中昭義軍
節度使李抱真卒洛州刺史元誼以州兵五千叛歸田緒季安
納誼女為妻及季安以風疾廢亂頗虐殺人子懷諫年十一為
府司馬兼御史中丞節度副使元氏乃召督兵將指揮明禍福
約立懷諫為帥皆唯唯莫敢違乃遷季安於別寢月餘季安卒
有家僮蔣士則主親兵持權數易大將懷諫出令盡士則為之
也軍中以朝廷久無命衆情不固田與者其先與季安別族後
稱為從祖兄少在魏軍以武藝信願為衆所服與因寓直而巡
更卒迭來觀與與懼深拒之質明入衛兵衆數千環附與與驚
遽頓仆於地其衆連呼不敢與揚言曰爾欲聽吾命且勿犯副
大使衆皆曰諾亂兵殺將士則等十數人而止即日移懷諫於
外與既立為留後葬季安畢送懷諫於京師十一月辛酉制曰
奉君親竭忠孝人道之大端也賢哲所以盡心賞功勞而懋名
節國家之急務也皇王所以致理朕嗣服丕業躬臨萬邦每念
政之未孚化有不暨怵惕惟厲載勤于懷常以為負質稟靈皆
思向善以甄明撫導惟示至誠樹績必使其光揚惟患必圖其
安輯永言及此終食豈忘魏博大藩東夏雄屏軍戎勇於見義
黎庶懷于有仁自中原始兵革之虞河朔為用武之地抱材器
者或感恩而盡力申節效者果因事而彰明時將大寧斯獲予
志昔田季安薨謝裔子幼童奸邪憑依妄肆威福一境危慄懼
致覆亡比屋凋蕩疲於杼軸田與仗義奮發翦去憚人大安方
隅屢獻忠懇達三軍奉上之志激千里望闕之誠誓遵典彝丕

變舊俗忠諫指切感于朕心是用特授旌旄俾靖封畧言念將士同德叶謀守政如金石之堅凌寒挺松栢之操乘令名于不朽示臣節于將來清風載揚丹款可鑒嘉尚歎息勞於寢與賞不踰時式示旌勸其管內百姓等身勞耕稼力竭征徭每念于懷用當憂憫宜令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往魏博宣慰親諭朕意仍賜錢一百五十萬貫以河陰院諸道合進內庫綾絹純等支送充賞給將士及州縣百姓差科宜給復一年使之蘇息州縣之中或有殘破偏甚者委田興逐處便益處分朕以布澤之時務從人欲好生之德期洽衆心魏博管內直赦見禁囚徒其與田興叶心立功大將及判官等委田興具名銜開奏當有甄升如有父母在別加優恤當道從前以來官吏將校等或忠義可嘉而刑戮濫及如有此色委田興滌錄奏聞當加追贈如有家口見存宜加厚優恤管內高年惇獨或天寶遺人夙霑皇化或孤獨廢疾不能自存委田興差官存問仍量給粟帛管內有清勤奉職為衆所知者委田興具事疏奏聞當加進改如身在丘園行義素著或才兼文武名節可稱亦委田興具名聞薦贈大尉委安姻戚舊臣常任將相飭終之典宜示優崇其葬事委田興差勾當禮物之間務從周厚田懷諫在疚之初政出群小因致軍府騷然不寧以其幼年有足矜憫待其到京之日一門量加存恤嗚呼聳善念切唯恐不及卹人厚下唯恐不豐庶幾乎大洽雍熙遂橐弓矢為人由已其道信然樹德務滋在手終始凡百多士宜悉朕懷田興頗觀書知君臣父子之道力行之

朝廷知其嚮順宰臣李絳上請命使招諭及厚加賞賜及裴度至興極惧又請度至封內州縣宣揚恩澤辛巳以前魏博節度副使兼馬步都知兵馬使田懷諫起為游擊將軍守右監門為衙將軍仍賜宅及芻米等

十年正月乙酉進授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韓弘守司空依

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初德宗方以公相寵勳臣宰相虛列官氏于制勅者多至八九數年及老

者下世繼守者無功遂不加其名元和初平章事在藩鎮不過一二而已至三年始加弘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後王諤以檢校

司徒允歷三大鎮及在太原有功李吉甫請授諤同平章弘自領汴州以救殺至安勢重于中而位在諤下每咎吉甫及吉甫

卒及致書於宰相武元衡以露其忿自處將帥二十年未嘗日覲朝廷亦未能以誠信待弘方欲用其形勢以臨淮西故命守

司徒同平章事其秋出師遂命弘為淮西諸軍行營都統遣其以加諤上焉

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于行營十二年賊平就加兼侍中累拜

益彰自鎮浚郊二十餘載師徒稟訓而咸肅吏士奉法而愈明

俗臻和平人用庶富威聲之重隱若山崇屬者淮濱濯征命統

群帥克殄殘孽惟乃有指蹤之功及齊境與妖分師進討遂梟

元惡惟乃有略地之效既開旋旆俄請執珪深陳魏闕之誠遠

繼韓侯之志朝天有慶就日方申又抗表章固辭戎旅三加敦

諭所守彌堅于藩于宣諒切於注意我弼我輔難違其衷懇式

遂良願載兼上司論道之崇因之以齊八政中樞之長昇之以

贊萬務玄衮赤舄備於寵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於戲出總兵

柄入叅廟謨家國之慶盈門君臣之道交泰為我柱石古今曷

儔服而滋恭以佑乃辟可守司徒兼中書令此官汾陽王子儀西平上晟以寇伐

功業而居之弘二十年不入朝累其遷轉至於斯拜蓋朝廷始以姑息終用大體其勢然也弘鎮大梁一十餘歲所管四州征

賦皆以自贍未嘗有上供者專務聚財積谷峻法樹威而莊毅寡言沈猜多斷鄰封如李師古吳少誠輩皆憚之王人使其聞弘禮多是朝廷每為蓋覆其後勢屈入

觀寵侍逾等人臣之幸如此者蓋寡焉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玖為檢校右散

騎常侍兼瀛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瀛莫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

時幽州節度使劉總娶涿州刺史張臯女臯與士玖有內外之

屬故請祈瀛莫二州為廉察以士玖上請因而用之非選衆任

能也

七月幽州監軍奏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於別館推朱泗知

兵馬使洄推其子克融統軍務招諸軍討之十二月乙酉制勅

赦幽州拘留張士靖盧士玖暨專害府寮之罪以幽州都知兵

馬馬使檢校殿中監兼監察御史朱克融為檢校左散騎常侍

幽州節度使

自憲宗皇帝削平群叛之後帑藏空虛帝踐祚之初賜賚過制及幽鎮事起徵發賞賜財力殫竭又

行營諸節度及領偏師者皆有勅使監陣悉選驍騎號衝隊取

自防衛列于陣者皆羸懦之衆故戰則奔比鮮有成功議者以

是役命將非不良徵師非不多而無尺寸之效者制置不一朝

廷以克融克全弘靖為名因而殺之以廷奏殺弘正之罪故併

兵誅之顧物力事勢不然

八月鎮州兵亂殺節度使田弘正推部將王廷湊知兵馬事弘

正子布鎮涇原朝廷急征布為魏博節度布既頒賚軍事乃選

其將史憲誠為先鋒兵馬使以憲誠前出已麾下必能輸竭故

盡以精銳付焉是時屢有中使賚急詔促其進兵布遂以全軍

三萬七千出抵賊之真州南宮縣進軍下賊二柵而魏人法於

格戰且以寒雪餽餉不給寢無聞志憲誠故常懷二因從而間

之俄有詔分布軍於光顏合武東救深州其衆因大潰多為憲

誠所有布提兵八千以十二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將復議
與師而將卒益驕愾皆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行之若
使戰皆不能也布自度其下終不為用歎曰功無成矣布即日
密表陳軍情入啓父靈抽刃刺心而絕乃以魏博中書先鋒兵
馬使史憲誠為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
等州節度使觀察等使先是田布為裨將遇憲誠於行伍之間
累進戎職皆田布薦寵及布統魏師待之益厚兼命其子為親
將竟謀背叛布死而據其城府朝廷不得已因命焉

二年三月甲子制曰朕以非德纂承鴻緒蜀先帝掃刷中寓康
濟兆人八表晏然五兵咸息常執懷于繼述思致理於和平豈
以樂戰為心加兵在念而鎮州以承宗云亡自歸誠款幽州以

劉總懇至願什兵符相繼來同無思不服非朕勤於遠畧力以
致之亦既綏柔咸加濡澤不愛金帛以惠於戎士不吝爵賞以
寵其偏裨復三台臣咸推謹厚庶將朕志以靖方隅而佚於既
安莫能思患曾未累月旋聞叛離朕以歆因其人心以命長師
顧念弘正盡忠先朝身嬰代害家受屠戮為之元首能不痛心
是用下制先申告諭求其兇惡與什幽寃仍令四面節制保守
封疆不歆遽加明罰所望自效忠誠而將士等惧罪以相保王
廷湊為衆之所迫固其州壤持以兵鋒每聞戰爭永念黎庶為
之君父又可忍乎是用輟食忘寢晝夜萬慮而恭惟烈祖之訓
心兼愛之心務以安人為國本不以窮武為威力願於寡昧敢
忘遵承為追念而興師及君臣之分為軫憂而捨罪豈非帝王

之道况王廷湊倉卒之際固非始謀接之以恩榮自當展其志
義委之以戎鎮必與效於勲庸禍福無門行之即是弛張在我
用亦曷常苟推誠信便保忠順苟得其衷孰非吾人擢而任之
式示榮寵宜特捨雪仍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鎮州大都督府
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鎮冀州趙等州觀察處置等處
應承成德軍將士官爵一切依舊待之如初仍令兵部侍郎韓
愈充宣慰使於戲於彼三軍惠非不至於彼闔境恩非不周今
弘寬大之恩以應陽和之令使離散者見親愛之樂曝露者歸
室家之安各宜感悅以就寧泰布告中外體朕意焉是時河朔
復亂庭湊

實首其惡幾害長師其友屬僚佐從而殲焉其逆如此而竟從
舍雪授以節制蓋兵不得息八年矣愛人舍垢時以宜欵

丙寅制以前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
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牛元翼為檢校工部尚書兼
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臨漢監牧等
使初元翼以守深州功有成德鎮王庭湊以已罪未赦圍元翼
益急凡官軍救元翼三面而至皆屈於芻食不能進雖李光顏
亦堅壁而已日與軍士分採芻薪度支給以紅腐之粟至人不
給王庭湊以故得設數重之圍至是不得已授廷湊節而寵元
翼以漢南焉三月盧龍軍節度使朱克融成德軍節度使王庭
湊並進位檢校工部尚書時庭湊雖得節制怒元翼之堅守故
深州之圍不解克融以兵同濟其惡至是有宣慰中使至幽州
朱克融上言前月得裴度書令解深州之圍以今日抽兵

還本道訖庭湊兵亦稍解故並以尚書寵之

是月徐州監軍使奏當道節度副使王智興自河北行營領兵
迴以今月十四日入城逐其節度使崔群智興自領軍務己未
以武寧軍節度副使兼御史大夫王智興為檢校工部尚書兼
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智興出自武寧行伍累至大將元和末將徐兵北扞李師道
常以少擊眾聲振海岱間累拜沂州刺史及奉詔會封王庭湊
智興領兵三千仍加節度副使以寵之本軍有勇敢者多在其
所統既居戎卒以功位自疑崔群亦慮其歸還非己能制累表
請追智興授以他官事未行詔班師智興以幽鎮二方怙亂受
節由是倖心益熾先期入境群聞之驚使從事勞問且言先輸
其器甲仍留其眾於城外以十騎自隨智興不從率眾斬關而
入見群及監軍使拜而伏曰此軍情也乃為群具行夫騎乘無
不周悉及判官從吏皆如素焉又殺不同己者十餘人然後以
兵送至埧橋遂掠鹽鉄院錢帛及汴路進物商旅資貨率取其
三分之一人以兵劫濠州刺史侯弘度棄城走朝廷以新罷兵
力未能討遂以節授之

四月王廷湊表請追贈三代乃贈庭湊曾祖五哥之越州都督
又贈其祖未怛活左散騎常侍又贈其父昇朝禮部尚書徇其
特請也文宗太和元年五月丙子以天平軍節度使守司徒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烏裔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刺史充滄景德
棣等州觀察使處置等使以前攝橫海軍節度副大使檢校國

子祭酒滄州長史侍御史李同捷起復為雲麾將軍守右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外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充兖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充海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就加魏博節度使檢校司空史猷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丑就加幽州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李載義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盧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康志睦為檢校戶部尚書鎮州節度使檢校司空王廷奏為檢校司徒是時既以李同捷節度充海尚虞群師至事故咸有就加之命以寵安之

二年九月滄州節度使李寰為夏州刺史充夏綏銀宥等州節度觀察押蕃落等使依前檢校左僕射寰前在滄州擁兵不進知中外議論自懷不安遂請入觀詔旨優許因有是命

十一月賜定幽州綾絹各五萬匹昭義綾絹三萬匹時有中使

自易定來奏諸道行營節度賞薄為詞故累加給賚是時滄鎮未平王師

業已問罪則置供軍糧科使日費甚厚而兩河諸師重邀功賞每與戰輒贈首級以聞其後封建賜予者衆矣至於發帑藏徵廠收繒帛征馬者亦無筭由是天下守土者以助軍進獻率不下數萬匹

三年三月乙巳大原奏中使杜英奇到易定行營宣與當道使

兵馬使傅毅充易定節度三軍不受共舉易定都知兵馬使張

璠其傅毅領馬軍三百二十人走投本道戊申以張璠為檢校

左散騎常侍易定節度使己酉以張璠新上賜帛五萬匹

七月癸未先送魏博史猷誠旌節中使劉弘逸奏云六月二十

五日到魏州二十六日夜三軍殺憲舉大將何進滔其新節度

使李聽入城不得壬子召宰臣裴度王播踞隨對于延英詔以

魏博節度衙內都知兵馬使檢校秘書監兼侍御史何進滔為
檢校左散騎常侍充魏博節度使壬申詔雪王庭湊依前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大原公成德軍節度使先是滄州李同捷
求代父任詔授以充海同捷不奉詔投款於王庭湊湊出兵撓
魏北境以接之詔絕庭湊進封時河朔連兵日乂朝廷益苦饋
餉之費及同捷授首庭湊亦微露誠款於隣封帝揣知中外之
心所宜故有恩澤之詔

九月以王庭湊洗雪命有司先籍入其留邸及店舖等並令却
付官吏所由移隸諸州者並放還

五年正月庚申幽州監軍士上言節度使李載義於毬場送宣
賜德政碑中使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同打毬志誠等遂於毬
封許國公又以公武為鄜坊節度使

十一年十一月丙寅幽州節度使檢校司空劉總就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鄆州節度使李師道進位檢校司空初師道幸吾
元濟之亂因寇徐州及李光顏拔凌雲柵師道惧乃偽貢誠款
帝以力未可討乃遣給事中柳公綽往宣慰且觀其所為師道
苟以遜順為辭故向加命寵

十四年二月乙巳勅王承宗與三軍將士輸忠效實叶志同心
恭守典章誓除寇虜俗習以化風猷特高如聞水旱之余供費
未贍務令優濟保洽恩和且賜綾絹帛布共萬端疋

初王師討吳元濟承宗與李師道繼獻章表請宥元濟其牙將
尹少卿奏事至中書見宰相語意不遜武元衡怒叱出之承宗

益不順遣盜殺元衡帝赫怒命六節度之衆討之時淮西用兵
國用虛竭詔權罷焉至十二年討元濟承宗始惧求救於田弘
正遣人送其子及牙將至闕下帝以弘正表疏相繼重違其意
而有斯命

八月己酉制曰納大忠樹嘉績為臣所以明極節錫殊寵進高
秩有國所以待元臣况乎邦教誕敷王言總會百辟攸憲四方
式瞻永念于懷又虛其位載揚成命僉曰休哉宣武軍節度使
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
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州軍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
公食邑三千戶韓弘降神挺材積厚成器中蘊深閑之量外標
嚴重之姿有輔國濟時之心推誠不耀有夷兇禁暴之畧仗義

場叫呼謀亂載義當日走投易州又奏志誠殺莫州刺史張慶
初以載義姻黨故也帝聞之驚促召宰相入對時兵部尚書同
平章事牛僧孺早入先召見帝惕然曰幽州今日之事可柰何
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容臣稍緩息具條以對帝
良又曰卿以為不足慮何也僧孺曰陛下以范陽得失係國家
憂戚耶且自安史亂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
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
天府則今日志誠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
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倚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
若假志誠節越借其土地必自為力瓜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
臣固曰不足煩聖慮帝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壬戌李載

義遣從事上言自破滄州後累表請赴闕庭頻奉詔旨不許今
月十三日於毬場為管衛兵馬將楊志誠翻動其日辰時將男
正元并隨從軍將奔赴闕庭帝令中使至太原已來宣迎并賜
以書詔紫衣牙笏玉帶并藥一合銀器一角所在宣賜甲子賜
載義永寧第一所壬辰載義為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令
所司擇日冊命以加王運為幽州盧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
志誠為幽州節度觀察等使留後是日詔中使以米麩粟豆油
鹽共一千石錢二千貫綾絹三千匹柴四十車草一萬束就永
寧里第宣賜載義又令尚食日給十人生料翌日又命以良馬
一匹并鞍就第以賜之及賓佐將吏無不廣霑恩錫

四月以楊志誠為檢校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幽
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管内觀察押奚契丹兩蕃經
略等使七年八月楊志誠就加檢校右僕射用含弘之典也初
志誠轉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迪詣中書白宰相曰軍中不
識朝廷事體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為遷但知以工部轉吏部為
美且軍士盛饑以待新恩一旦復為尚書軍中必恐今中使往
其勢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僭奔還奏曰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
亦有怨言中使並為志誠繫留矣志誠遣使讓官復賜官告其
使不受而歸朝廷納裴度之言務以含弘再加僕射載義為河
東節度使
時揚志誠復為部下所逐過大原載義射自歐繫遂欲殺之賴
從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將卒朝廷錄其功曲法
不問
開成三年六月壬寅以康州流人王晏平為永州司戶參軍員

外置同正員晏平為靈武節度使去任日取征馬四百餘匹及借兵器千餘事遂隱沒妄為申破臺司推勘獄狀悉具計贓七千餘貫以晏平之父智與嘗有戰功故特免死從流未至流所魏博鎮州幽州三節使有表請雪遂除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老盧弘宣等封勅改授永州司戶韋溫等又封還帝命中人宣諭溫等制命始行時晏平在緣麻之中未至流所廣以金帛交結中外既得免死旋又除官復假三鎮之勢以迫朝廷而執事者但務姑息河北不守法理時論惜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七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七十八

帝王部一百七十八

姑息第三

唐宣宗大中四年幽州戎師周

臣欽若等
曰史失名

寢疾表乞都知兵馬

使張仲為留後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騎常侍其年各詔賜旌節遷檢校工部尚書

僖宗廣明元年以巢賊陷闕帝巡守于褒斜西川節度使陳敬

琮迎扈至蜀行闕之事一以委焉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大尉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潁川郡王及駕迴錫鐵券捨其十死

中和四年正月制授鹿晏洪山南西道興元節度管内觀察處

置使興元尹晏洪本許州郡檢中和初從中武軍監護揚復光

討賊京師賊平復光卒軍無統乃以本軍并徐宋之兵西入謝
胡閔閻襄鄧及下金州洋州踞直抵興元初則云西赴行在及
所歷封壤悉皆屠之軍士驕猾晏洪不得制因進逼興元其帥
牛勗不能拒奔赴成都朝廷以京邑初平議其姑息詔授留後
至是加節制焉

光啓元年三月以徐州節度使時溥為鉅鹿郡王制曰天用日
月司之以晦明帝賴股肱寄之以休戚念其功則報無所愆厚
其賞則戒在可危爾勿徇於驕盈吾靡勞於姑息也時溥為時
傑出臨難慨然用禮樂為身基知德刑為戰器文惟附衆武足
取威萬旅無譁一方底定朕以彭門人兼僉楚地控淮河因命
專征果聞善訓公忠所化氣俗自平極將相之崇高作藩宣之

軌則噫成功未易持祿尤難倚伏相循安危是係朕嘗覽祖宗
之紀每欽蕪濟之勗尚父汾陽王大尉武穆王皆道合中興勲
高往烈然子儀以恢弘體國保富貴於永年而光弼雖剛正奉
公積猜嫌於晚節蓋怛懷未至則全美或虧言念大臣足為前
鑒惟爾竭誠保奉著節始終疇咨雖顯於上台制爵宜加於異
姓彼邦遺事故老當傳勿勞銘鼎之功用永紳河之誓服茲休
寵慎乃令圖俾君臣永於竹帛

昭宗大順元年制以德州刺史權知滄州兵馬留後盧彥威檢
校尚書右僕射蕪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昌軍節度滄德觀
察處置等使彥威光啓末逐其帥楊全玖求旌節朝廷以扈蹕
都將曹誠為滄德節度誠雖不至任而彥威之請不行至是王

銘羅弘信因張濬用兵為彥威論請故有斯授

二年三月制以青州留後王師範加檢校兵部尚書平盧軍節度使是歲鎮州王鎔曾有表薦曰臣聞推亡固存古有明義興滅繼絕書著前文蓋聖王弘延賞之恩哲后開勸能之道故吳君錄舊育凌統之孤兒漢帝追功舉張良之愛子臣伏見故淄青節度使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敬武將星發彩金匱傳符推心皆務於政經戮力每勤於王室自艱難變運鑿輅省方海岳一隅不驚刀斗閔畿數踞常走梯航加以淪落衣冠流亡民庶皆能賑卹盡致昭蘇可謂輔國蓋臣佐時良牧而不幸秋蘭敗葉朝露晞光俄成就木之悲不盡登壇之寄其男檢校工部尚書權知留後事師範親為嫡長才實壞竒早縮父兵

夙知軍志張飛之敵每說無前魏萬之名咸言必大頃以元戎物故外府事殷體人情懷騷動之虞俟朝奏有閔河之隔以是連營義旅比屋蒸黎追樂社以增哀思邵棠而瀝懇爰從苦塊抑主兵戎分少樹寒盡同赤子望雲日就頗繫丹誠今則戈戟罷尋光陰已變險夷一致首尾二年雄稜真是其將門造次不渝於臣節雖皇華紫詔慰安相繼於道途而猶旆油幢承襲未聞其擬議將何以寬諸衆望塞彼群情光成季之高勲表滅孫之後嗣伏望皇帝陛下信敷九有仁覆萬方當惟新革故之時思就俗理人之道克全修偃早委節旄俾其戶戶披雲皆瞻白日人人棄管盡覩青天覃四時不宰之功救五郡倒懸之苦則豈獨自夷及夏咸知照煦之恩誠亦在存與亡俱荷生成之施

初師範父敬武本青州無隸人少為牙將會安師儒乾符中為
帥遣平賊有功尤寵之及巢寇犯長安逐師儒自為留後時朝
廷多故因授正命累加至檢校司空平章事去年敬武卒三軍
以師範為留後表請旌節朝廷不允制以前陳許鄴度使崔安
潛為帥棗州刺史張蟾迎之師範遣將盧弘攻蟾弘復判迴軍
以攻青州師範雖年少多智數乃遣人重賂迎弘請避賢路乞
守先人墳墓全首領而已弘然之既入師範伏壯士搯而殺焉
安潛乃歸闕如此二年朝廷未降節鉞至是以常山表薦為名
乃如是命

景福二年正月鳳翔李茂貞奏以興元知軍府事李繼密率本
軍越授梓州從之初梓州顧彥暉兄彥朗以大順初卒三軍以
彥暉為留後茂貞表薦遂加正命及降卒節為興元揚守亮所
滯後茂貞敗守亮收復興元曾有表請再加東川制命嗣曰臣
聞鏤鼎書旂必歸於勲德分茅建秩允屬於賢良明朝無濫賞
之文聖代絕且侯之論其有功標峴首業著燕然殊恩尋降於
虎符眷渥已頒於龍節旋遇蛇蟠劍棧棘植銅梁遮日月之理
光阻山河而倒浪今則初開九折漸涸長鯨宜宣既往之恩合
舉已行之命臣熟稽通論方敢上聞倘無棄於瞽言庶有裨於
玄鑒臣伏見東川節度使顧彥暉門傳將畧代襲軍功佩董卓
之雙鞬撫由基之一鏃南金鍊質經大冶而彌堅東箭推心遇
繁霜而轉勁伏自頃歲蚊雷聚嚮塘斧稱威風探而海嶽將頃
火烘而薰蘭不辨顧彥暉與亡兄彥朗提戈馮塞奮臂龍沙同

驅羶鞞之師入奉紀綱之僕青黃杵下辛勤果建於勲庸赤白
囊中動靜周達於禁制伏以先皇帝鑿旌反正鳳輦初安爰置
酒論功遂畫儀而表德顧彥暉亡兄彥朗由是榮頒劔履顯誓
山河飾金之象猶新垂露之文未滅豈謂憂時積疹奉國勞神
三秋而大樹忽凋半夜而將星潛殞是致人皆罷市里為輟春
淚碑雖沒於蒿萊畫象但喧於簫鼓顧彥暉以三軍擁路百姓
挑関感羊祜之遺心請馮君之繼踵伏自暫持紀律摧摠貔貅
謝玄用才雖履屐而有任自踐撫士縱觴豆而皆均伏蒙皇帝
陛下俯念群情仍憐異政降旌幢而示寵宣雨露以酬功風行
而天下皆聞日照而人間並見不謂綿州刺史揚守寬鷓張要
路蟻聚通津擅抑芝泥強留瑞節召兵戈於武定阻梁貢於褒
梁大肆虔劉將營統制臣於邠州節度使王行瑜同興義旅共
伐奸謀一睇而鷓離巢再戰而猿猱失木既通劔諾尋達刁
州顧彥暉屢奉詔書曾頒旌鉞非是剪桐之戲已承裂地之封
濡渙而難滯舊恩錫賚而願加新節猶希進秩用表優賢臣謬
竊臨戎常思舉善敢覲見先茅之賞庶遵連茹之文時朝廷遂
命使再降旌節皆茂貞保薦之力也是月彥暉與西川王建爭
田疆理相失遂戰鬪不絕既乞援茂貞乃以兵赴焉
三月制以捧日都頭陳佩為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使扈錡
都頭胃為黔州刺史節度使擢德都頭李鋌為潤州刺史鎮海
軍節度使宣威都頭孫惟晟為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并加特進
同平章事各令赴鎮並落軍權時朝儀以李茂貞傲侮王命武

臣難制欲用杜讓能及親王典禁兵故罷五將之權兼以平章
事悅其心

六月制以鳳翔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中書令鳳翔尹上柱國
岐王食邑四千五百戶李茂貞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事十
月詔雷州司戶叅軍杜讓能賜自盡於臨臯驛初讓能為太尉
興李茂貞不協景德初楊守亮為茂貞所敗以朝廷欲割果聞
州姑息之茂貞陳言讓能曰宰相外鎮四夷內安百姓陰陽不
順猶資燮理之功宇宙將傾尚假扶持之力即萬靈舒慘四海
安危盡係朝綱咸由廟筭既為重任方屬元臣况國步多艱皇
居未壯曩日九衢三市草擁荒丘當時萬戶千門霜凝白骨大
廈傾歎而未已沉疴綿息以無餘皆言非賢臣無以拯社稷之

危非真宰無以革寰區之弊今公捨築入夢投竿為師踐履中
台制臨外聞不究興亡之理罕聞決斷之機蓋意有所不平心
有所未悟輒思上問願審滅謀竊見楊守亮擅舉干戈阻難西
道將圖割據吞併東川居邑賓為萬窟豺狼在梁漢致十年荆
棘果聞敗卹尋挫兇狂既前去而不諧思却歸而無地當道與
邠州見為阻隔網連方舉問罪師徒忽朝廷授武定之雙族割
果聞之兩群未審是何名目酬何功劳奈大國之紀綱嘉天子
之州縣非唯取笑於童稚抑亦包羞於馬牛儻謂奇謀信為獨
見伏慮明公賞逆黨無君之子憤忠臣捧國之心要助奸邪湏
摧正直又聞公切於保位利在安家商量不自於忠書剗剗全
通於內地雖知淵奧罕測津涯亦聞駭異群情頗是誼騰衆口

未敢便陳章表明還是非伏冀明知持加密示用法疑惑稍次指歸時讓能抗荅之茂貞由是轉怒焉後以茂貞跋扈既甚帝謂讓能曰春秋之義將而必誅安有旬服之間顯達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為我何讓能奏曰艱難以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織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凌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解雷霆之怒而熟計之昔漢文帝以吳濞不朝賜之几杖正為此也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斯乃假生慟哭之秋也書不云乎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朕不欲孱孱守活坐取凌削因革除宰臣徐彥若鎮鳳翔以茂貞為興元尹時以嗣譚王率禁軍送彥若茂貞遷延不受代即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因上言曰陛下憤藩臣倔強必欲強幹弱枝以隆王室則請宣詔中外大臣與臣同心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獨任微臣也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均休共戚勿以此為辭爾讓能曰臣待罪台司所未乞骸者思有以報陛下也安敢愛身以避事况陛下之志憲祖之志也但時有所不便勢有所必然他日臣雖受晁錯之辜不足以彌七國之患敢不奉詔繼之以死及兵將出憐人奸黨咸聲言此舉也非朝廷之謀讓能報私怨也王師既敗茂貞向闕帝御樓斬軍容使西門重遂斬樞密使周童以拘茂貞茂貞進兵臨臯驛抗表曰無辜加於社稷讓能之使謀也非中使之罪請殺讓能讓能奏曰臣固預言之矣今獨有歸罪于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雷州司戶叅軍乃詔送茂貞軍前茂貞具

禮出迎至驛復請表行朝典如此往來者竟遣中使害讓能於驛內

十一月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中書令進封秦王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邠州節度使王行瑜賜號尚父賜鐵券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逼京師諸王率禁兵奉車駕將幸大原次渭北華州韓建遣子充充奉表請蹕華州乃詔曰鎮國軍節度使韓建忠貫雪霜義堅金石十陳章表備竭憂國之誠一詣行宮愈驗愛君之忠况華州城壘牢固糧儲贍豐兵士又免遠行車輿且絕他慮時詔下之後信宿而至華以華之公署為行宮八月又付韓建詔曰卿武抱七德瑞應四靈挺生德門佐我不祚綠衣就養深知百行之原布被奉家不似三公之貴朕聞

卿高節度獎卿崇勲遷幸已來社稷是託卿宜每闕朝政莫惜揣摩既位列大臣亦不為越分至於道路警候晨夜隄防皆佇良籌用致高枕無令奔軼以慰焦勞諸道節度使知卿至忠服卿威望卿宜各移書檄告以安危使有兵者陳勤王赴難之謀豐財者展急病上供之效合成忠孝同濟艱難啓我中興允屬上將山河為誓不在他人初帝在富平以人情沮撓召建議之建既至跣露首罪言發涕沅帝亦為之色動竟未知其心也及入華公卿近侍皆與建膠固不敢專行制令故下詔使建揣摩時政得失及告諭蕃鎮時建乃上言云昔先皇帝幸蜀都之日陳敬宣守鎮錦城過恃寵私多所叅預所以遠方觀聽物論譴然臣豈敢遵彼覆車同其濫罪至于隄防道路拱衛乘輿夙夜

在心是臣之職

四年三月丙子制賜韓建資忠靖國功臣封昌黎郡王五月乙亥以建八表讓昌黎郡王詔曰卿始以勤儉鎮閔鋪為烈岳準繩近以忠赤扈和奎立大廟綱紀試敬備盡豐省中規下有慰於孝思上無累於供億創行廟之功也群后在廷盛典咸舉復累朝之廢墜崇萬代之本根建儲宮之效也而又諸散兵甲大斥奸邪忠言屢聞成績可數以身許國其心動天雖仲尼與微管之言漢祖有必勅之謂用方經濟殊曰寂寥永言茂恩詎非異數但念成人之美君子所先執德不回格言斯尚是用寢美誦重封之澤就謙光崇讓之規足以警勵貪夫教化疲俗已議依允尤切歎嘉

九月癸酉詔以太子太師盧知猷撰韓建德政碑文前戶部侍郎司空勗為頌建累表堅讓從之初是歲春華人表請為建立碑時建上第三表讓至是知猷與勗詞成帝令琢其二碑建又面奏堅乞寢勅其碑竟不立

十月癸卯制韓建兼輔國軍節度使長春宮使初李瑋領同州瑋茂貞之養子也時帝自播遷已來怒茂貞未已將遣宰臣孫偓理駕下軍及率諸鎮討之韓建累諫故未果行瑋知之故逃鳳翔至是命建兼之時建亦陳讓詔曰卿才本濟時道堆師古致君不期於辱市憂國每至於忘家自朕薄守近閔倏踰周歲備見忠勤之効莫非傾盡之心允謂良臣宜膺重寄會同州元戎失職軍旅不安况接行朝九思得師是用資爾兼領鎮乎危

邦冀疲瘵之漸蘇而煙塵之撤警何乃據陳章表過有搗冲方
藉當仁宜多讓固難允無至再三尋遣供奉官祈彥祥宣賜
族節官告至建理所尋授焉建已兼判京兆尹有拔扈之志而
致唐之去鎮人亦意建所搃動也

光化元年九月戊辰制加韓建守大傅兼中書令與德尹潁川
郡王并賜鐵券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十月丁酉改封潁川郡王韓建為許國公又賜鐵券

是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卒三軍立其子副大使紹威知兵馬
事尋賜之節鉞

天復三年五月辛丑制以兩牧宮闕扶危保國功臣鳳翔隴右
兼賜鎮北庭行軍彰義軍節度涇原渭武等州觀察營田押蕃

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兼侍中鳳翔尹李茂貞可驗
校大師守中書令茂貞自天復初及正之後朝廷多故盡并河
西四鎮及秦隴四州山南八州父子兄弟方收十餘人朝廷故
息不暇遂加尚書令進封岐王至是失勢以朱全忠官纔至中
書令心不自安乃累上表乞罷尚書令有詔允之改授大師

後唐莊宗天祐十八年鎮州大將張文禮殺其帥王鎔文禮請
旄節於帝帝曰文禮之罪期於不赦適當斬首以謝冤魂詎敢
邀于旄節賓友曰王氏之冤實文禮禮方事之殷且須含垢不
歆與人生事但假之以誥命徐為後番帝不得已從之四月乃

遣上介盧質承制授之文禮鎮州兵馬留後

文禮既殺王鎔父子舉族灰滅鎔子

妻宋氏以通梁人尋問道告梁曰王氏喪於亂車普寧公王無
恙文禮徇賊張友順所請因為留後於澤城視事以事上疏兼

要節旄尋以奉勅進莊宗姑亦含容而可其請

明宗天成元年九月制扶天輔國翊佐功臣天策上將軍武安

等軍節度湖南鄂州等道管内觀察處置兼三司守太師運等

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尚書令潭州大都督府長史使持

節都督鄂州諸軍事守鄂州刺史上柱國楚王食邑一萬七千

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馬殷可檢校大師守尚書令餘並如故

天策上將軍之號舊無此官名偽梁時馬殷驕僭永尚書令偽

梁以唐太宗時此官歷朝不置今既革命隨請與之殷又以大

宗為天策上將遣紀綱永之梁宣於制冊日又加軍字馬殷以

謬論請教且云人臣舊無此號將來更處何官梁人不聽殷以

勉不能辭至今為號

十月壬子制封盟輔國功臣靜江軍節度使使柱管内觀察處

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使兼中令使持節桂州諸軍事

等桂州刺史上柱國扶風郡王食邑六千戶馬賓可加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一百戶

其制云爾邑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無品秩昇遷准以并田增益此要君也名器假

人及此賈誼所以長歎息者無如之何

二年四月兗州節度使克北面招討使房知溫奏盧臺屯兵殺

冀州刺史招討副使烏震初詔震代知溫歸鎮知溫怒震遽至

有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於席上會次將安審通保騎軍隔

河按不動知溫懼其不濟乃束身渡水復結審通逐其亂軍以

奏朝廷姑息知溫下詔鄴盡殺軍兵家口老幼數萬清淇為之

變色尋詔遣之溫就便之鎮以安反側

十月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差人走馬進箭一對稱賀殺逆黨帝

却賜彥威箭一對傳箭者蕃家之符信也起兵令衆即便之今霍彥威蕃將人為臣下而傳箭於軍上不

典之甚也

四年七月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高從誨遣都押衙劉謙已進贖

罪銀三千兩

從誨父既與自偽梁時為荆師據有其地莊宗平中元季兵俱自請入覲復令歸鎮及帝嗣位季兵

表請峽內諸軍仍舊屬朝議讒允與季即謀強取時魏王繼安平兩川舟運奇貨腹數下峽為季與所掠善城自守帝命

襄師劉訓率師討之遇水退委與臣於揚溥受為爵命泊季與死從誨歸國謙已至帝御史與殿陳荆州之貢於廷顧謂侍

臣曰父子罪不相及季與負恩殺身於帝從誨悔禍乃心本朝子以恩信待人有何不可安重誨拜而言曰陛下以德和人不

俟舞於羊心從化臣等敢賀

長興九年正月荆南奏峽州刺史高季歸州刺史孫文乞且依

舊任從之

四月河中楊彥溫叛遣殺直都知范氲押金鞍轡馬金帶散馬

衣一襲及絳州刺史官誥勅牒往河中賜彥溫

十二月戊午制荆南節度使高從誨亡父扶天輔國翊佐功臣

荆南節度歸峽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

尚書令江陵尹柱國南平王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五百戶高季

與可贈大尉從誨母趙國夫人朱氏可贈吳國夫人

二年正月勅故保邦崇德忠畧康濟功臣天策上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上柱國楚王食邑一萬八千戶食實封

一千六百戶馬殿品位俱高封崇已極無官可贈宜賜謚兼神

道碑文仍以王禮葬是月靜江軍節度馬賓卒廢朝賜尚書令

賓楚王殷之弟也

三年五月東川董璋為孟知祥所殺樞密使范延光等奏荆南

所奏兩川事宜雖未有與元奏報此事的不憑虛臣等料孟知

祥若兼有兩川雖除心腹之患然其軍衆皆吾將士寧不思歸
知祥縱若專制劍南仍憂此輩謀變料其籌策必欲外恃朝廷
形勢以制諸軍然陛下苟不能屈意招携彼亦無由革面帝曰
知祥予故人也以賊臣間諜致茲阻隔撫吾何屈意之有即令
供奉官李瓌使西川賜知祥詔曰省洋州及興元奏探聞得董
璋把截劍門閔諾不通利州與西川往來兼稱董璋自領徒黨
侵逼西川管介西川已出兵士禦備次其利州人情不安未知
兩川的實音耗等事朕聞天惟福善神必禍淫玄鑒昭然宜符
定矣故積功累仁者無所不濟窮兵黷武者罔所克成是以齊
國尊周全終伯業吳王伐越自取喪亡畧驗古今足分成敗卿
時推間傑世仰全材知治亂於未萌測安危於未兆首叅締構
再復宗祧英謀迥掩於耿吳茂業遐超於申甫論功為最錫壤
居先自居守於北門往鎮臨於西蜀安民有術撫衆多恩方靜
治於龜城期永扶於鳳闕董璋比膺朝寄荐領戎旃曾無犬馬
之勞但縱豺狼之性頃歲潛懷逆節密設奸機志欲兼并懇謀
間諜始奏卿之得失知朕不容後說朝廷之短長圖卿相信只
憑詭詐便欲侵吞欲四犯於蜀川遂東窺於閬郡不煩覩縷可
驗包藏亂常之罪惡既彰伐叛之刑書難赦朕乃睠求良帥殄
滅兇渠此際尋委卿兼都川行營供饋應接使方倚仗於戚蕃
俄阻艱於寇境踞岐雖隔情好如初中間令進奏官蘇原及進
奉將軍杜紹本等相次歸還令傳詔旨想其到彼備達予懷卿
料敵多方折衝有備雖深嫉惡猶示睦隣尚抑驍雄觀其豐隙

而董璋果然顛蹶盡露奸邪初控扼於劔門遽侵騷於錦里為臣若此滅族非遙卿可嚴誠師徒妙絕籌畫接茲良便速殄元兇朕亦尋遣軍前徑臨境上為卿犄角扼賊咽喉佇掃盪於氛節保君臣之大義成家世之美名况卿骨肉至多立園在此自來存問並得安全可表朕之倚卿向異卿之為朕佇觀英斷定集大勲豈惟只委於節旄長居貴盛兼賜別頒於綸綍更廣封崇奸醜自分始終可鑒其為眷注無忘寐興今遣卿外甥李瓌齎詔慰諭想知悉

九月乙未供奉官李瓌自西川使迴進呈西川節度孟知祥表三封并信物先賜金盤盞注于鈔羅孟子等又奏福慶長公主

以今年正月十二日薨兩川因瓌而通也

瓌大祖弟忻州刺史克寧子也克寧事見

莊宗實克寧妻孟氏知祥之妹克寧既誅歸孟氏時隨知祥在蜀朝廷聞知祥殺董璋收復東川知祥既無人使通信乃令李瓌省母因齎詔慰諭知祥瓌至其陳朝廷相愿甲辰先遣供奉之意知祥復稱蕃如初自此驕倨不法矣

官陳延規往遂合等州值董璋叛隔在西川至是延規與李瓌

同來齎到孟知祥表三道一謝昭雪一請酬獎破董璋立功將

校趙季良等五人乞加節鉞一部內刺史令錄官員乞許行墨

制乙巳遣閣門侍郎劉政思充西川宣諭使與知祥詔曰省所

奏東川董璋爰自為隣從初不睦常厚誣於表疏每深聞於朝

廷欲竊兵權來并土宇忽去四月二十八日暴興士卒至五月

一日驟入漢州尋差馬步都指揮使兼知武信軍節度留後李

仁罕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兼知寧江節度兵馬留後軍張知鄴

衙內都指揮使兼知昭武軍留後李肇等各於界分警備又令副使權知武泰軍節度留後趙季良在府巡守其佐廂馬步都指揮使兼知保寧軍節度留後趙廷隱先次部領兵士三萬人出次新都鄉自統領衙隊二萬人騎繼進至三日交戰殺敗董璋斬首萬餘級執八千人擒賊校八十餘員甲馬七百匹收衣甲器械十萬事其董璋與男光嗣走入東川前陵刺史王暉斬璋父子首級來獻軍門尋收下東川城又奏今夏方議賞功其文武將吏等衆意難違已取六月十一日權○兼東川指揮公事具悉朕以董璋位列山河名兼將相全昧輸忠事王以禮睦隣輒恣兇狂擬謀吞噬諸卿則妄陳章奏誑朕則欲竊兵權奸計未成賊機尋露既無間於構惑唯有志以攻侵卿雖認苞藏

又從含忍但務戢兵而靜治只期應敵以禦衝俟落教中即如剪撲若居度外且示協和而董璋果出妖巢○暴興叛黨忽犯成都之境驟踰漢郡之強蟻聚蜂屯鷓張承突謂錦川而可取謂天網而可逃及鄉密運戎機大張軍勢劔戟川排而亘野旌旗雲布以蔽天鵝鶴纔交豺狼已殄棄甲者追擒既進投羅者勦戮無遺尋追元兇遁歸孤壘不暇守陴而慟哭便當傳首以迎降惡蔓頓除禍胎全扶永肅董江之波浪盡收鄴道之封疆不有賢良誰分憂寄儻非英特孰靜方隅紀功而煥耀旂常載德而輝華簡冊捷音初至慶快良深嘉歎之餘旌疇是切况聞衆懇已情兼權實契朕懷即加真命其為曠曠無忘寐興其立功將校權兼留務李仁罕張知鄴李肇趙季良已下咸著忠良

亦須正授續行渥澤相次獎酬想宜知悉又詔曰朕猥以眇躬
續承丕構賴忠良之共理冀寰宇之永康矧念元勳早聯懿戚
永保君臣之分足論始終之心卿出應貞期生符間氣洞曉玳
橋之兵畧玄通渭水之戎韜重整漢儀首參大計再隆周道迴
立殊功實有令名載於良史是膺期獎繼領藩宣外則覃声教
於百蠻內則効忠勤於雙闕交脩職貢備竭臣誠方表率於諸
侯永扶持於景運不謂董璋夙懷蠱毒潛貯狼○貪擬吞并於
仁封詐傾輸於直節密飛章奏累述事機或叙○卿之短長或
報卿之動靜無非鬪激每欲攻侵朝廷貴要協和久從隱忍表
聞具在事狀甚明及知不納其纜邪乃去反陳於離間仍於隣
道須起釁端只憑誑惑之詞便縱窺覷之暴既干紀律須正憲

爰命帥臣共平寇孽此際雖委卿兼東川行營○饋應接使如
斯倚注豈有猜嫌渥澤方行使車將發旋屬道塗之阻塞復當
邊境之沸騰由是去意莫通來音亦絕偶致閔防之多事又聞
分野之延災蓋以朕至德未孚純風未洽每自責躬罪已敢忘
肝食宵衣况卿動稟箴規深懷鑒識從初料其操守豈敢徇彼
狂迷只應屢中巧言偶生疑論遂且徐勸其向背終圖自別於
研雖其間但務訓兵止期應敵遐想勤王之力詎移許國之心
所以中間先令進奏官蘇原及進奉軍將杜紹本等相次歸還
戎 安慰朕又知董璋畏謀鼠竊轉恣鴟張輒侵岷益之崇封
俄越梓童之末界察茲詭計究彼初心附皮毛昏齒之歡足明
驕妄窺郡邑金湯之利可驗包藏朕乃尋遣近臣徑齎明詔示

其犄角表此詔懷仍許優恩別傳密旨果聞卿意備體予懷即
決遠蓋亟回英斷驅銳放而既殲寇黨取危城而方勦渠魁爰
効至忠克全大節盡傾衷素豐貢封章併祛往日之款襟網述
此時之戎事大朝正朔奉之不渝列鎮規程守之無易仍厚支
其管轂濟隔過之王人載認恭勤益明尊獎尚未舛誤得以平
恃今後協和自然悠久魚水之情宛在山河之任永居足保勲
榮轉期富貴朕於封賞固不食言凡在係衣更宜宣力嘉歎之
外注矚斯深

十月己酉朔帝見群臣於端明殿再遣李瓌奉使劔南初同光
末魏王繼岌平定兩川及班師留兵五千人鎮守自後安重誼
潛讓兵於蓋兩川每除授川中刺史必以兵從小群不下五百
人以牙隊為名先是夏魯奇所率兵二千人赴鎮遂州及董璋
先留東川兵士我之精甲不下二三萬人陷在蜀川孟知祥豐
給厚賜將校與妻奴田宅邀其死力而趙廷隱李仁罕李肇等
皆吾將校也知祥自補授藩鎮知祥既敗董璋兼東川亦不遣
使以聞泊李瓌往宣詔旨知祥驕矜自恃乃上章云臣當道先
隔留川中兵士乞發遣家口骨肉未入川今再遣李瓌與知祥
詔曰供奉官陳延規迴覽所奏遂闕黔夔等州自此差來所也
軍都將士等當附已厚給衣糧盡令優足其指揮都頭各隨職
次悉已安排雖因事以在川固係藉而為國但念各有家口骨
肉在本管軍營居此者已有生涯在彼者寧無離亂伏乞勅見
在營幕放前件將士家口入川等事具悉切自釁起梓綿災延

巴蜀由茲奸賊累我蓋臣阻渥澤以不通構猜嫌而莫解果招
神惑自就天誅卿有勇有謀克忠克孝雖偶遭誣誤而每切推
崇率師徒而繼殄隣寇貢表章而尋輸臣節兼以諸方戍卒皆
厚給於衣糧數道王人亦優加於供侍周勤若是嘉歎長深并
奏人名已係兵籍朕既推誠而待物卿方盡瘁以事君卿安即
是朕安在彼何殊在此所謂家眷東地更期遣發西行既覽奏
陳固議俞允尋命宣茲表意採彼輿言皆以乂抱朕離極思團
聚但以捨茲九族就彼一身雖絃蘿琴瑟之情分飛甚苦而松
栢立園之戀拋棄尤難又知已有生涯恐慮却相棄擲况聞兩
川曾經鬪戰必有殺傷既難輕議於往來兼恐不實其存沒切
恐去不相見任無所依轉令兩地之困空盡致一家之沉沒聞
茲哀訴又可憫懷其如口數頗多地里極遠或正身自來般取
即應此輩不貯憂疑卿可體人情詳茲物理妙籌度貴叶便益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知祥別表兩川部內將校州縣官員緣地
里遙遠盡時奏報不暇乞許臣權行墨制除補訖聞奏知祥詔
曰據所奏以文武之將寮希尺寸之官賞請卿自稱王爵權行
制書卿以未經先奏於宸聰不欲便加於衆意却緣熊羆之武
旅懷鐵石之壯心或立功勞須知爵賞難以具排官氏繁奏聖
聰敢希顯降明文許行墨制亦自朝廷之成命委藩翰以奏宣
凡有施行後當聞奏免憂迢遞庶從便宜等事具悉卿等最親
最舊不溢不驕爰自中興夙參佐命厭大權而不處守高節以
自全成茲令名標於信史洎摠茲千乘鎮彼一隅不當富貴為

心惟以邦家是念盡血誠而推戴竭土產以貢輸每念忠良正深繫賴被董璋之逼迫遽令蜀部以携離卿雖外合元兇而內全大節文翰每深於恭敬使臣盡厚於接迎兼聞曾與議於東川歆拜章於北闕彼既他說此難獨行察卿此際之誠契朕從初之料今則詔書說降章表繼來阻推勸之衆情高辭王爵執變通之獨見遠貢臣誠去假號而就真封抑異端而全大計非卿不能斷此意非朕不能悉此心載閱敷陳備詳披瀝自然可又可大傳子傳孫長為一面之藩籬永作四方之表式其文武將寮等或武有折衝之術文多經濟之材咸能贊佐元戎削平大憝功勳顯著酬獎必行所請權行制書貴從宜便雖隨方設教叶遠藩衆庶之情而引古證今異本朝全盛之事切念道途

又絕人使讒行在朕務於緩懷於卿固無愛惜緬思盡節必認注心自今已後劔南諸道應節度使刺史并州縣官軍府文武將吏等或昇隆賢愚或退陟功過一切委卿逐便選擇差署施行訖奏朝廷更不除人豈惟叶權且抑亦表委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知祥別表又奏大將軍趙季良李仁罕趙廷隱張知鄴李肇等五人昨有破董璋之大功臣已權補充五鎮兵馬留後伏乞正授節旄者與知祥詔曰據所奏節度副使知武泰軍節度兵馬留後李仁罕左廂馬步都指揮使知保寧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廷隱右廂馬步都指揮使知寧江軍節度兵馬留後張知鄴衙內馬步都指揮使知昭武軍節度兵馬留後李肇等臣各已簡署列藩委之共理伏乞特頒並命各降真思儻蒙以委

節旄則望付臣宣賜仍希眷澤各轉官階等使具悉卿則鎮彼
遠方迫於近患欲作婉成之計須為苟合之容果中含弘自貽
誅戮趙季良等體卿忠孝感鄉撫綏或獻謀於帷幄之間或効
勇於鼓旗之下賴茲奮發致彼郭清今則纔剪兇徒尋輸忠節
雖知祥之通變亦季良之贊成况彼皆是重藩並難虛位言念
數子參佐一心不惟功合酬獎兼亦材堪任使但能致理何爽
從權所委留司悉諧朕意應希渥澤並可允俞但緣卿自建大
勲未加殊寵即俟相次便與施行其旌節官誥等更不差使頒
宣宜便委卿分付所乞墨制已從別詔處分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便令李環押賜晉國雍順長公主祭贈絹三千匹及賜知祥
玉帶等

四年二月戊午帝對西川進奉使朱泚於中興殿因問知祥此
日何如對訖百寮稱賀癸亥制推忠再造致理功臣劍南西川
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
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上柱國
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孟知祥可依
前檢校大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川西川節度管内觀
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
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賜忠臣佐國保大功臣四月庚午正
衙命使用西川節度使孟知祥為蜀王
八月夏州自署李彝殷為綏州刺史乞正授從之
十月壬戌制權知夏州事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司空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李彝超可依前起復檢校司空使持節都督夏州諸
軍使夏州刺史兼御大夫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等州押藩
落等使彝超仁福之次子仁福卒三軍立為帥矯仁福奏乞降
真命帝聞之以彝超為延州留後以延州安從進為夏州留後
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藥彥稠等送從進赴鎮仍降詔諭之彝
超奏詔三軍擁隔未放離任從進出軍攻之王師加討無功彝
超遣使求雪因以授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七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七十九

帝王部一百七十九

姑息第四

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正月西川孟知祥上言給事中韋勳賜五
鎮旌節官告進銀一千五百兩贈綵一千五百匹時知祥專制
劍南動多姑息初奏李肇而下五人分諸州為五師請朝廷降
使及韋勳至成都甚禮待聊以貢奉尋僭號于蜀
廢帝清泰元年五月以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令岐國
公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五百戶李從曠可鳳翔尹充鳳翔節度
使加邑食實百戶初帝起鳳翔帑藏匱乏從曠家獻錦袍銀帶
甲杖諸物以助軍實及帝將赴京師岐人叩馬頭願以從曠臨

藩許之王建立乃代從曦七月條奏從曦在任所用過者錢詔
蠲除之會實百代帝時鳳隴節藏置之外觀名始韓所駐節
六月詔平盧軍節度使房知溫封東平王知溫始與帝嘗失意
於孟盤間以白刃相恐及帝即位知溫憂甚帝乃封王爵以寧
之知溫徑赴洛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帝開懷以厚禮慰而遣
之南地及故島味李攀而不正人女請代流五稍請陳我判
十二月詔以故武安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彭城郡侯邑千戶劉
建峯累贈大傅可贈太尉其妻庫狄氏贈韓國公未人建峯唐
光啓中蔡賊秦宗權之黨淮南之亂與孫儒寇陷揚州儒令建
峯將兵寇衡潭諸州建峯乃自為湖南歲餘卒別將馬殷代師
其衆馬氏深德之前後屢表建峯贈官至是有此贈

三年六月以右千牛衛將軍權知魏府事張令昭為齊州防禦
使捧聖右第二指揮使并立為德州刺史捧聖第五指揮使康
福進為莫州刺史先是令昭為鄴都屯駐捧聖都虞侯逐節度
使劉皓據城叛翌日石副使邊仁嗣已下逼令奏請節旄改授
將軍權知而立及福進始與令昭同謀應大原逐延皓朝廷故
並授郡印累遣使宣諭託以諸軍霄留未能輕解其意蓋俟大
原成敗爾至是除郡又促令赴任觀其心

十二月以前坊州刺史劉景巖為彰武軍節度留後景巖故河
西鄜延師高萬金之將校累任至坊州刺史家在延州父子豪
右私家有丁夫兵杖勢傾郡邑邑人憚其強多推服之會揚漢
章師延州無政失蕃漢之私是時有詔借括戰馬及壯丁漢章

以數千人將赴軍期其兵仗鞍馬閱之於野而便成行景巖密令人撓之言契丹在河東丁壯有去無歸衆心懼殺漢章乃以其衆至景巖壑推為留後朝廷不獲已而命之

是年詔放澶州刺史馮暉屬青錢一百萬暉以犒軍為辭故有是命

晉高祖天福元年封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臨清王帝建義大原唐末帝遣延光以本部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合勢及延壽兵敗延光促還心不自安帝入洛尋封列土以寬反側二年安州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環詔遣滄州節度使李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境暉為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不自安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於野以祖之座上擒其軍校

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和臨刑宣言曰周環儉嗇多疑嚴刑峻令暉鹿率悖慢怨其約束以至飛語手間各為防虞暉乃無疾針砭數月不出鉅竹為予圖為竊發預其事者暉腹心數人而已行間之卒皆受其制心雖有異敢不從之連雞不棲物之常理夫亂者必戮軍令有之然則王暉元惡天子猶賜之信誓許為郡守我等見殺非有罪也若朝廷之命是食前言蜀將軍之令得無寃乎既戮彥和等其徒皆以兵送赴闕下初金全之將行也帝謂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乎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故折矢飛詔之以不戮一人拔暉為淮安序外次校以主其兵鄉之此行無失吾信至是以彥和等當為亂之日劫郡城三日所獲財貨在焉遂殺而奪之帝聞之以姑息金全不究其

事授以旄節

三年五月賜汴州節度使楊承祚衣一襲通天犀帶靴笏銀鞍
轡馬等物又太妃皇后各有賜帝以鄴城將下光遠方縮兵柄
故通姻好以固之所賜汴俗謂之繫女壻十月宣遣東上閤門
使張瓊祚押福建進來牙一株犀三株玳瑁三十斤銀盆四口
臘面茶三十斤香藥二百斤往魏府賜楊光遠十一月制曰王者
居城中之大以天下為家兩曜照臨必覃聲二儀覆載咸布寵
綏矧夫地鎮南臺心傾北闕遙識隆之運顯輸翊載之誠得不
并舉徽章式旌亮節爰當吉日遂降明恩威武軍節度福建管
內觀察處置節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瑯
琊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繼恭淮水源長緱山系遠代襲弓

裘之業家承帶勵之勲劔有龜文乃是千星之器玉稱龍輔居
為照廡之珍當年已得於佩刀繼世連持於瑞節紅蓮線水幕
中多倚馬之賓具胄屏渠帳下悉曳牛之將號令而秋霜肅物
撫綏而時雨隨車岳鎮一方風行萬里而况誠專會禹道著尊
周桂帆牆而遠涉滄波貢章表而備陳丹懇菁茅畢至無虧任
土之儀玉帛咸來悉是充庭之寶爾能若此朕實嘉焉是用益
以井田榮之黻冕階陞峻級爵極真王與旌奉上之心仍錫推
忠之號於戲航深梯險爾無怠於恭虔崇德報功朕敢稽於渥
澤勉承休命永保令圖可特進檢校太傅福州大都督府長史
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等使封臨海郡
王加食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賜推忠奉節功臣繼恭圖闈王

昶而自立故有是命
五年八月以西京留守楊光遠守太尉兼中書令充平盧軍節
度使封東平王是時光遠有功每以為帝懼以稍稍干預政事
帝亦從之以其子承祚尚主次子承信等皆與一官而恩渥殊
等為當時之魁時桑維翰為樞密使往往御前可否其事光遠
密知心銜之及范延光歸命光遠面奏維翰等擅權帝以光遠
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遠為西京留守兼鎮河陽罷
其兵權光遠由此怨望朝廷潛貯異圖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已
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犯禁河洛之人常如備盜尋冊
守大尉時范延光致事輦橐裝妓妾居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
慮為子孫之讐因奏延光不家汴洛而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則北
走蕃宜早除之高祖已許之不死鐵券在焉持疑未允光遠乃
遣子勲以甲士圍其第迫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
光遠尋遣爪牙請移洛下及浮橋推落水中流尸至繆家灘奏
云延光自汴河朝廷頗知之以姑息不暇莫能理其事後踰
歲入覲帝為置曲宴時教坊樂官皆家在洛陽以光遠左右多
縱暴取深銜之因陳戲譏光遠而光遠無慙色帝曰元城之役
卿左右皆立功未曾酬獎今各與一郡赴任以榮之因命為刺
史者數人乃命青州節度使王建立移鎮潞州遂以光遠代為
光遠面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勳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
姬媵行李至數千騎滿盈僭侈為方岳之最下車之後惟以刻
剝為事

祖而自立故有是命

五年八月以西京留守楊光遠守太尉兼中書令充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是時光遠有功每以為帝懼以稍稍干預政事帝亦從之以其子承祚尚主次子承信等皆與一官而恩渥殊等為當時之魁時桑維翰為樞密使往往御前可否其事光遠密知心銜之及范延光歸命光遠面奏維翰等擅權帝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遠為西京留守兼鎮河陽罷其兵權光遠由此怨望朝廷潛貯異圖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已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犯禁河洛之人常如備盜尋冊守大尉時范延光致事輦橐裝妓妾居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為子孫之讐因奏延光不家汴洛而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則北走蕃宜早除之高祖已許之不死鐵券在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勲以甲士圍其第迫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光遠尋遣瓜牙請移洛下及浮橋推落水中流尸至繆家灘奏云延光自投於河朝廷頗知之以姑息不暇莫能理其事後踰歲入覲帝為置曲宴時教坊樂官皆家在洛陽以光遠左右多縱暴取深銜之因陳戲譏光遠而光遠無慙色帝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曾酬獎今各與一郡赴任以榮之因命為刺史者數人乃命青州節度使王建立移鎮潞州遂以光遠代焉光遠面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勲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姬媵行李至數千騎滿盈僭侈為方岳之最下車之後惟以剝剝為事

少帝天福八年遣內班曹延丕押玉帶衣一襲衣著三百匹銀器二百兩御馬二匹賜青州楊光遠

是年以單州刺史楊承祚為登州刺史其官告遣前華州節度副使周光遜送之

九年遣使詔駙馬都尉楊承祚送長安公主乳母傅姆等一十人歸青州示柔服也

開運二年杜重威進軍糧九萬八千石鎗一千二百條並在鎮州重威在鎮州日重斂多納與腹心數十輩分利而處皆為官室會有命移鎮而公私未剖朝廷察知遣殿中監王欽祚權知鎮州軍州事降詔以和羅為名北戶籍之欽祚性徼訐好邀功利既至真定乃痛劾掌事者盡挾搆重威一行所聚儲蓄而條

奏為重威聞之大怒表曰不知臣有何罪王欽祚封鎖臣員寮口食詞甚不遜朝廷不歡傷其意竟不區分尋追還欽祚故重威有是猷將弭其事詔賜重威茶萬斤絹萬匹充軍糧價又賜重威器帛氈帳俊鷹別賜公主衣著百匹以姑息之

漢隱帝時湖南馬希廣庶弟希萼為朗州節度使怒希廣立不以長由是日尋干戈相侵伐希廣希萼交訐於朝廷累降詔和解之

周太祖廣順二年八月樞密使王浚貢第三表亂解重任賜詔不允翌日浚入朝進謝恩馬三匹浚自居密地常恃舊恩以國政為已任常頗以姑息之李重進鄭仁誨向訓等皆帝親舊腹心也浚潛忌之每見仁誨等在帝左右漸見進用尤所不平至

是連拜三章求解樞務帝累遣中使就第宣諭每對使者詞氣益勵又發諸道節將書祈請保證旬日之間諸藩皆遣驛執奏進納浚書帝驚駭久之又遣近臣召令視事稠疊慰勉兼宣云若卿尚未入朝朕當親自迎請浚得宣殊未迴意且言車駕若來應是致臣於不測之禍也帝知樞密直學士陳觀與浚情通乃詔觀諭意令至浚第觀迴奏曰浚意解矣望陛下聲言駕幸但嚴駕以待之浚聞車駕將至即馳至帝黽勉從之浚果入朝謁見於便殿帝慰勞久之即令視事其要君無禮也如此

十二月戊申以左千牛衛將軍歐弘練為嘉州刺史京兆少尹張仲荀為渝州刺史並放歸本道弘練仲荀皆放湖南馬希範之牙將也弘練以進奉入朝值本鎮亂歸計阻絕仲荀本郎官馬氏既亡朝廷以環衛二尹授之至是與弘練等書言已為故府攘除寇盜權王山河都無舊人同議藩任已具聞奏請速旋歸故有是命

是月丙戌武平軍兵馬留後劉言上表曰臣聞域中至大須歸正統之君海內稱尊合奉真朝之主事既緣其道阻機且務於從權閔河之信使不通戎鎮之綫章未達寔為朕越罪屬稽留臣前年以馬氏弟兄熊湘魚是希崇之失禦致邊鎬之侵疆當道節度使馬光惠早副群情方施庶政遽多耽惑將亂紀綱三軍商量乃行廢黜臣繆居上將忽被衆推尋且奉表東吳所冀且安西土不謂湖南節度使邊鎬多行間牒常畜陰謀致半年未降於新恩而中使遽來於急詔而又縱橫肆意說誘五磔暗

行文書廣齊金帛將謀會合歆舉攻收臣請節度副使王進達
行軍司馬何敬真別差指揮使周行逢朱全琇張傲等慮其姦
計恐致危亡乃舉兵師去平兇寇自十月三日水陸發兵順水
至五日收下沅江九日又下益陽十四日克復湖南越池邊鎬
見其危迫陸蹙奔逃見發奇兵掩後追逐自料狼狽必恐收擒
臣素昧兵鈴曾無將畧幸處軍中之長叨司閫外之權念臣節
以徒堅望堯階而尚憂旣復瀟湘之士宇永依日月之照臨幸
成破竹之功敢慢傾葵之懇且馳單介徑達皇都謹差節度押
牙張崇副奉表以聞十月內劉言收湖湘尋差人上章至荆南
京保融留之自先奏其事言聞其未達乃復令張崇嗣奉表兼
別具奏狀縷述其事曰當道去年以湖南馬希萼弟兄傷寒家
國陵夷淮南差邊鎬潛入長沙便為據守扶風一族楚水萬家
並押送東吳固無留者當道有兵士二千來衆亦被括將累乞
放迴意未允許今春前節度使馬光惠耽荒稍甚僭侈非常三
軍商量乃行廢黜臣以位居邊二衆意推崇辭讓旣難藩方無
主此際以馬光惠早歸東國累降頒宣臣等例奉甄陞未遑迴
變方思述職隣道可明不謂湖南頻行間闖彼衆將行討伐當
軍頃舉兵師冀先定於熊湘復歸明於象闕東吳早以臣權知
戎閫未降明恩尋有急徵並令歸國其邊鎬唯懷詭詐多畜姦
謀况五溪八州是武陵管屬邊鎬暗齎金帛密與鈞連計料加
兵歆謀攻逼於界首益陽縣下砦聚食屯師自謂士卒精強壕
塹牢固當道節度副使王進達行軍司馬何敬真指揮使周行

逢朱全瑋蒲公益等去十月三日部署大齊雲截波魚龍戰掉等三百餘艘計三萬並陸路指揮使張做董從德等押馬步兵士二萬餘人同日進發五日收下沅江縣獲財都監劉承遇其賊將李師德五百餘人並東甲歸降至九日到益陽寨賊衆一萬餘人堅守抵扞攻擊自辰至未其砦日潰殺戮八十餘人捉得都指揮使夏昌活擒八百餘人至十一日橋口湘陰數處相次歸降至十三日當軍水陸俱上經長沙城下邊鎬見其兵勢不敢拒張當夜取東路奔逃至十四日進達敬真差發五十餘人追襲除鎬先次奔竄外掩殺賊衆五百餘人即日進達敬真入湖南城安撫軍民訖其東吳岳州刺史宋德權尚可孤壘亦聚強兵探知船下舟船亦無聞志十月十八日差指揮使蒲公益押戰船五十隻兵士三千人到岳州城下其宋德權即時焚城而竄便令蒲公益權主岳州招撫主聚其潭州上江諸郡邑見差守宰招安次且言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於朗州帝從之詔朗州為都督府在潭州之上

二年正月丙辰制武平軍節度留後檢校大尉彭城郡侯食邑一千戶劉言可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朗州大都督克武平軍管內觀察處置兼三司水陸發運等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進封公邑千實封三百戶賜推誠定難忠義功臣又以武平軍節度副使權知潭州軍州事檢校大傅新泰縣子邑五百戶王進遠可檢校大尉潭州刺史克武平軍節度使改郡侯加邑五百戶賜協謀宣力功臣武平軍節度行軍司馬兼衡

內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廬江縣子邑五百戶何敬真可檢校太尉行桂州刺史靜江軍節度使進封侯加邑伍百戶賜協謀宣力功臣皆劉言之請也又以張傲領眉州刺史充武平軍節度副使朱元琇領黃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使宇文瓊領海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副使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自倣以下皆劉言同起之將校也言又遣崇嗣入朝知進奏院賜靴衫銀帶等又賜劉言詔曰卿卓立功勳明彰臣節復馬氏所亡之地安楚人仍舊之邦一境土疆方資節制大朝藩屏殊切異毗允於錫賜之恩皆獎削平之効惟卿敏達知朕曠懷今賜卿舊屬湖南在京及諸處莊宅樓店邸務舍屋等又以檢校大保屯衛將軍楊琛加檢校太傅領涪州刺史武平軍節度行軍司馬從劉言奏也

禮記禮本出於天禮記卷之一百五十六

平軍時變計軍言則必變言變也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一百八十

帝王部一百八十

失政 濫賞

失政

粵若居大寶之位守富有之業莫不議道於已制法於民政令
由我而行風教從我而立億兆繫於舒慘宗社屬於安危本或
先顛道之斯廢若乃驕非期而自至款敗度以攸維喻於五音
也宮亂則荒著於六籍也禮失則奢德之下衰天或是厭唐虞
以前禮俗樸素書之策無越厥猷夏商而降物儀明備役志於
享衮職或闕故有徵求皇訓以著乎深戒敷陳前說以亡其失
得及乎小雅興刺近臣獻規皆所以交脩彌縫之深切者也而

夏太康尸位以逸預滅厥德黎民咸貳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
亡孔甲立好方士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叛之
桀不務德而宵傷百姓百姓不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
之湯脩德諸侯皆歸湯遂率兵以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
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也
商太甲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以西伯昌鬼侯鄂侯
為三公鬼侯有女入之紂鬼侯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鬼侯鄂
侯爭之并輔之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
於羑里既而擇之

周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以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

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衛公之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

莫敢言道踞以目三年相與叛襲厲王出奔於羗羗普地漢為縣屬河東

宣王不脩籍於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宣王既亡南國

之師敗於姜戎時所亡也乃料民於大原料數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

王弗聽

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曰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

利而王用之

桓王失於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偽並作諸侯背叛構怨連

禍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

僖王自即位以來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奢

侈故孔子譏焉

惠王即位奪其大臣為之日以為圍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五

者為國邊伯簪父子禽瞻也

靈王二十五年穀維闔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不聽卒壅之亂於是始

漢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中書令石顯又典事

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

朝百寮皆敬事顯

成帝耽於酒色飛鷲亂內外家擅朝

哀帝即位侍詔夏駕良等言赤精子之識漢家歷運中衰當再

受命今且改易號乃以建平二年為大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

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又以大司馬董賢見幸武庫禁兵

尚方珍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乘輿乃其副也

後漢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机佞邪始進閹宦用事罷加私凌

阿母王聖勢傾朝廷遂樹姦黨搖動諸副陵末朝蕭牆作難兵交禁省社稷殆危

桓帝惡大將軍梁冀輔政縱橫為亂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於是封超等

為五侯五侯暴恣日甚毒流天下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名惡少府李膺等並為閹人所譖

誣為黨人下獄死又云桓帝封殖官豎辟杖滿側姦彌與賢良被辜改流民散亡微漸積

靈帝收天下田畝十錢為治宮殿發大原河東豫章材木黃門常侍斷截郡送材文石掌主

吏譴呼不中度賣之貴戚因緣賤買十倍入官且貴所入者然後得中宮室連年不成州郡因增

加調發刺史二千石近除皆責助治宮錢大郡至二千石詔所徵皆令西園騶密約初號曰中使

恐勤州郡多受財賂天下騷動起為盜賊矣

一云靈帝不恤宗緒不祇天命需服橫流言以賄成自公侯卿士降于

是以賢知而帝起是良擯于下位遂奸邪時起法隳夷狄並侵盜賊方小若市成邑大者連州郡編戶騷動人思亂矣

魏明帝於芳林園北立八方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秩石擬百官之數帝遂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盡可

晉武帝平吳之后天下入安遂殆於政術耽遊宴寵愛后黨見貴當權舊臣不得奏章奏廢請謁大行矣

又云武帝平孫皓納吳女五年是同暗之契婦人封六國亂政追贈外曾祖母虛吉之道九非事並見前書誠有玷放激敵史氏所不敢蔽也

惠帝在位政出群下紀綱大壞貨賄賂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諫邪得志更相荐奉天下謂之互市焉

孝武帝初耽酒色末年殆為長夜之飲醒日既少多居內殿番連於盤搏之間時張貴人寵冠後宮威行閭內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二月傳位於皇太子自稱天元皇帝所告三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內使御正皆置上大夫妻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二等官准天

下三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十二月行幸洛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皇后及文武侍衛類百人並乘驛以從今四方力日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於道二年正月造二宸畫日月象以置左右二月改制詔

為天制勅為天勅三月詔天臺侍御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玄衣以雜色綠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什服之是月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共拜宗廟及天臺皆佞伏帝自禪位之後踊服驕奢耽醜后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付門官奏之唯自尊崇無所顧憚國典朝位率情變改后宮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下自稱為天以五色土塗所

御天殿各隨方色群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敢令人同已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或冠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又不聽人高者大者改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曾祖官稱名位謂上及大者改為長又禁天下婦人比日不得施粉黛唯宮人得為又恐群臣規諫不得行已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為莫不抄錄者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免者不可勝言每擢人皆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祿宮人內取亦如之又令拜者皆以三拜成禮

隋高帝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常不復依準科律時趙國公楊素王被委任素稟性高下公卿服慄不敢言素于鴻臚少卿陳延平經審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廉僕也上擢誦讀以白帝帝大怒曰主客令不洒掃庭內寧國以私戲汙敗宮館罪狀何以加之此者命擢穆陳延平煬帝大業末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寬屈不治奏請罕決

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乾封元年正月己巳封泰山庚午禪於社首以皇后武氏為亞獻越國大妃燕氏為終獻上元二年三月帝風疹不能聽朝政事皆決于皇后自誅上官儀之後帝每視朝皇后視重簾于御座後政事大小皆預聞之又內外稱為三聖帝欲下詔令皇后攝國政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止之

中宗神龍初立妃帝氏為皇后時昭容上官氏常勸后行則天故事乃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喪又請百姓以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為免後改易制度以時望制皆許之又左右內戚時出禁中上官氏及宮人貴倖者皆立宅外出入不節朝官邪佞者候之恣為狎遊祈共賞拔以至要官時侍中敬暉謀去諸

武武三思患之乃結上官氏以為援因得幸于帝 潛入宮中
謀人乃下百官上帝尊號為應天皇帝后為順天皇后

三年九月帝與后親謁太廟謝受尊號之意是月改元景龍三
思之用事敬暉王同皎相次夷滅天下咸歸咎於帝后景龍三
年十一月乙丑親祀南郊皇后發壇亞獻左僕射舒國公帝巨
源為終獻皇后又欲罷樹安樂公主乃制公主開府置官屬
下比親王長寧安樂二府不置長史而已宜城公主以非后
所生請各減太平之半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廷常
自草制勅掩其文而請帝書為笑而從之竟不省視又上官昭
容與其母鄭氏尚宮榮氏賀妻氏樹用親黨廣納貨賂別降
墨制斜封授官出城屠販之類累居榮秩

玄宗天寶四載冊太真妃楊氏為貴妃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請
為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真遂命楊云已下並約為兄弟十
一載十一月以貴妃從祖兄御史大夫國忠為右相十二載正
月祿山謁于華清宮請為閑三十右群物等都使又請知總監
事帝筋脚馬皆陰人三月入范陽言反者帝必大怒王遂與之
十四載十一月祿山果叛三 奉命以兵討逆人楊國忠是時
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朝廷乃不十二月祿山
渡河遂入陳留即入東京十五載六月潼關不守帝乃幸蜀

憲宗元秋未謂宰臣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初銳意求理至十六年以後稍似
解倦開元末不及中年何也崔群對曰玄宗久歷民間身經屯難故即位之初知
人疾苦躬勤庶政加之姚崇宋景蘇頌盧懷慎等守正之輔致為治故致平治
及后承平日久安于逸樂漸遠端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斂媚
上心李林甫以惑上意終之以國忠故及于亂耳

肅宗至德二年六月將軍王玄榮殺本縣令杜徽罪合死帝以其能脩守備之器特放逸令河東承天軍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上封事執之勅旨百寮曰咸與至同帝以寇逆未平藉其殊藝竟捨之

德宗建中三年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括率富商錢以給軍京兆少尹督責頗峻長安尉荷校乘車搜人財意其不實即行榜筆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盜賊長安為之罷市又令神策軍使白志貞募致禁軍皆以京城沽販之徒以慎其門其人皆在市廛及淫師犯闕詔神策軍拒賊無一人至者貞元三年八月辛巳刻日有食之有司准禮將伐鼓于大社不許太常卿董晉奏曰伐鼓於社所以責群陰助陽光可

特宣詔旨禮合經義寢不報

十六年六月令三司使推鞠永州刺史楊履時觀察使呂渭奏履犯贓履又表自言當州營備錢物上敵為上使所鞠案令中使王文湊就州取履至京師三月評其所妄破用履云市馬進訖及評其馬於何人處買及價值齒歲履答狀馬主東西南北貴公子也今不知所在言馬齒歲案禮經齒路馬者當誅今不敢言其他狀疑多如此類帝悅其進奉之言不責也今令免官而已十八年七月嘉王認議高弘本正衙奏事自理通債詔曰朕方精庶政博求嘉言比者百官正衙奏事至有多時者公卿庶寮屬當寒暑為弊亦深在於朕懷常謂人曰自今勿正衙奏事如陳奏者宜延英門請對正衙奏事不易之義也武德貞觀

之間孜孜論道君臣講陳政事謂見無時不容踈矣其後正朝奉御凡在列位無不上達高弘本黷禮罪之可也因人廢其事不可也帝自貴元八年敗實參十年陸贄免相之後躬親庶政不復委任宰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已除守宰御史皆自選擇然居深宮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召李實帝執誼泊帝渠年皆摧傾相府延齡李實姦欺多譎甚傷國体召無所發明而進不復藏器蘊德皆奔請謁刈蹄耳辭以附渠年

憲宗元和十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程异同平章事並依前判使是時帝切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於賈販無識亦相嗤笑宰相崔群裴度以物議上聞帝怒而不聽上疏論之是時帝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樂池臺館宇弥增崇飾而异鏞探知上旨數貢餘羨以備經構帝獨排物議相之見度疏以

為朋黨竟不省覽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丙子即位三月甲寅始對宰臣等於延英戊辰百寮入閣日絕高未坐帝即位以來坐朝皆晚以日尤甚群臣候立紫宸門外有不任久欲頓踣者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已有疏論坐晚今日又益晚今又不能理上意是渤之罪請出閣赴金吾仗待罪有頃即坐百官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帝前進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以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迎未遇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德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遇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恐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

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相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首候進止捧頭而起因更陳論磕額見血帝為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而苑中書侍郎牛僧孺復宣示栖楚曰所奏知門外待進止栖楚即拜舞而出待罪于金吾仗然後宰臣更贊其事於帝前命中人就仗宣論并李渤並令各宜歸第寶曆元年七月拾遺李漢舒元稹薛廷光於閣內論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書進擬多是內中宣出臣恐紀綱寢壞姦邪恣行伏希察詳帝然之是歲詔度支進銅鏡三千斤金箔千萬畝修精思院新殿及歸德殿圖障帝性本好土木自春至冬興作相繼嘗幸凝碧池令兵士千餘人於池中取大魚送入新池又好深夜自捕狐狸宮中謂之打夜

文宗開成元年三月皇城番守郭昉奏以城內諸司所管羽儀法物內鎗刃利器等納入軍器如本司要立仗行事請給儀刀從之凡朝廷法物各有司存而以訓注之禍懼內官猜阻而輕廢舊典上位者不能正特論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五月以教坊使臣俊為景州刺史內園使儲德源為憲刺史皆梁之伶人也初帝平梁俊與德源皆為寵伶周匝所薦帝因許除郎樞密院郭崇韜以為不可伶官言之者衆帝密召崇韜謂之曰予已許除郎經年未行我慙見二人卿當屈意行之故有是命十一月癸卯帝畋於伊闕命從官拜梁祖之陵物議非之十二月庚午帝與皇后劉氏幸河南尹張

全義第酒酣帝命皇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惶恐致謝復出珍貨貢獻翌日皇后傳旨令李士草謝全義書趙鳳密疏陳國后無拜人臣之禮之禮帝雖嘉之竟不能已其事是月以教坊使王承顏為興州刺史末年誅郭崇韜朱友謙之後闍登伶官交相諛諂邦國大事咸聽其謀由是漸多猜惑及魏博軍變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請出內府金帛優給將士不報時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庫宜散府藏又云流星犯天梧主御前有急兵帝召宰臣於便殿皇后出宮中粧奩銀盆各二十皇子滿奇二人謂宰臣曰外人謂內府金寶無數向者諸戾貢獻旋供賜與今宮中有者粧奩嬰孺而已可鬻之給軍革等惶恐而退

明宗天成元年九月北京奏准宣旨於係省賣翹錢上每貫割番二百文充本府公使初以朱守殷為河南尹守殷位兼平章事與諸貴要近臣宰執交歡宴會時集於府第復又妓侍盈室每見安重誨任園言府司無利潤支費不充執政計無從出即以分割翹錢議問奏從之諸道州因以為例

長興三年七月邠州奏丹山縣令張浩為新平縣令昨進奏院適到正授告身欲給之時再問行止乃稱丹山縣令名銜是亡兄承禋浩即曾有三處攝牒恐礙格條不敢給授其告身即進納中書引驗其前告身名承禋勅旨並令焚毀赦浩冒名之罪凡中書除官堂吏必咨格條追前任名銜而將承禋為浩偽濫顯然而蓋藏其姦有此除授而又特赦冒名之

罪堂吏則賄賂囊橐之弊無時能革有田審回者論冒得官人遂城縣令魏欽緒事下御史臺推劾欽緒棄市令赦承禋而罪欽緒法令如此可謂大衰矣

濫賞

夫慶賜之行貴於至當祿秩之設戒乎虛授故才周祿職彼已之刺與賞靡酌功不祥之說著允矣哉大宰之八柄其為御下之要也周室之後王綱或紊以至饗省之數不協於禮文賞賚之典或私於嬖倖以官爵為市靡思於任賢行姑息之政頻加於橫賜其或以宴樂為務獎優笑之流專耳目之翫喜奇巧之技讎其詆訐之用啓乎媮薄之源錄其纖微之勞紊乎經常之制傳曰古之善為國者賞不僭僭則懼及淫人斯可戒矣

周惠王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疋

非禮也

雙玉為穀

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漢文帝時鄧通擢船為黃頭郎帝尊幸之賜通鉅萬以賞拾數

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

官至上大夫

十五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帝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武帝即位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帝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之

元狩元年春樂成侯登上書言樂大

大膠東宮人

言黃金可成而河決

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迺行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封為樂通侯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

充其家用用者不又以衛長主妻之齎金十萬斤又韓嫣帝為膠東王時嫣與帝季書相愛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已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

成帝時淳于長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

幸帝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

宮主猶歲餘趙皇后得立帝甚德之乃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

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罷讀侍中衛尉長

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奏令土所徙之家各還本家朕以長言下公卿議

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康是安也其賜長爵闕內侯後遂

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

繁鉅萬繁古累也其下亦同

張放襲富平侯臨子也母敬武公主元帝妹也鴻嘉中成帝欲尊武帝

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聞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

侯許嘉女帝為放供張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

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私官皇后之官也賞賜以千萬數

哀帝為太子時董賢為舍人哀帝立拜為黃門郎旬月間賞

賜累鉅萬威震朝廷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

極技巧柱檻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

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帝欲侯

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恩等告東平王云右謂祠祀祝詛下

有司治皆伏其辜帝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

功下詔封為高安侯

後漢桓帝延喜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俸祿王侯租稅中常侍侯寵亦上繡五千匹賜關內侯又託以輿議誅梁冀功進封高卿侯

靈帝初中常侍曹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中黃門王尊長謁者驩是等一十七人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竇武陳蕃武等已誅節遷長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大官給塞具塞服祀也音蘇伐切賜武等錢五十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

頃疾瘳上印綬復為中常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節又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鄴舊封育陽侯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

後魏宣武時左中郎將王仲興值咸陽王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為駭震宣武於乾脯山遣仲興馳入金墉城安慰後參机要殆與有功者等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賜左右神策軍兵士錢每人五十貫六軍威遠每人三十貫左右金吾每人五十貫非故事也

自憲宗御宇至穆宗登祚及長慶二年十八年凡朔方吳蜀洎山東西河累興問罪之師其間兵戈少息者故帝自細圍軍旅之事謂戎臣武卒常宜姑息繼統之始則以恣行給資神策禁旅洎左右三軍兵健踣長行者其名最未久尚獲玉萬至于平時賜與不可勝紀驕橫敢其勢已甚今又降優假之詔俾

其畜大復有功實有吏窺昇朝籍者厚特紀賞納于方鎮嗜利者即以犬將文符給之偽其戎秩年月未幾則薦聞必曰其以歲久宜遷某以殊勲合將大宰臣奏擬下得王官散望兵復於農官六清難矣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二月辛卯詔家令寺典張鏐入內賜緋魚袋甲午以鏐為家令寺小吏賜緋之後又連有是命人頗異之三月壬子帝幸內園賜優人康赫赤金紫丁卯帝幸神策軍賜力士韓勣楮錦綵三十匹銀器二事庚午賜教坊錢一萬貫以備行幸樂官一十三人並賜緋乙亥帝幸教坊賜緋優絳絹三千五百匹

十一月丁未賜教坊樂人李臻緋并賜羽善坊宅一區時穆宗攢宮已啓五日矣寵輒動朝期在旦夕而甲第朱衣之賜適及娼優衆皆竊議

寶曆元年七月癸酉賜善奕待詔王倚緋及綵緋銀器

閏十月壬申賜教坊樂官任自達大寧坊宅一區

二年十一月己卯賜翰林曾惟貞絹五十匹惟貞以異術出入禁署故擴及之

文宗太和五年三月辛卯以右神策軍散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豆盧著守本官兼殿中侍御史讐告宋申謀反故也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入汴州賜樂人周匝幣帛周匝者帝之寵伶也胡柳之役陷於賊帝素優笑每思之至是復得欣然慰接周匝叙其違奉契闊因言偶獲全者皆偽庭教坊使陳俊之恩也重泣保薦請除郡守即許之議者憤其僥倖

明宗天成元年七月庚辰賜諫議大夫蕭希甫衣段二十匹銀

器五十兩以訟豆盧革常說之罪非賞典也

八月癸巳賜攝湯陰縣令王延禧上簿柳承翰等緋魚以帝今春赴難特經過供頓之勞也然上簿賜緋賞典大過

安重霸初為蜀守秦州閻明宗起河北即時遣使以秦城等州來降天成初用閻州團練使未幾召還為左衛大將軍常州姦

佞探人主意明宗尤愛之長興末明宗謂侍臣曰安重霸朕之故人以秦歸國其功不細讐以團練防禦恐非懷來之道范延曰將

校內有自河東河北從陛下龍飛故人尚未有及團防者今若遽授重霸方鎮恐為竊議明宗不悅未幾竟以同州節鉞授之

晉以心開運三年詔宋州節度使李守貞近以授送軍儲殺戮蕃賊繼聞克捷宜示頌宣護聖奉國順宗宗順興國諸軍都指

揮使各絹十匹餘自都虞侯至散卒七匹至十匹兵隨行人員

與諸川本城將士亦有等第賜賚

史官曰昔衛青去病深入虜磧以斬首加級用為足玩故謂首級其義也

守真前引大軍往取瀛州意一獲刺史以退此時言攻山前賴張彥澤勦蕃校而回徵師五萬運糧千里行扈所過券園一空將吏飲飽百草皆除遂使河北生民無措足之所而又軍去拖腸謂之枉錢來則賞之謂之甲錢或徵有亡功名目皆次第優絀緡帛動計三十萬數國其何以濟良可痛矣良可駭矣

漢高祖以晉天福十二年即位時司天監趙延又冬官正吳正

已除延告等進來年曆日贈器四繒帛有差

星官有祿給進曆日我也前代大也

預言氣象水旱災變使國有備可賞之矣至于中秋老人星見日月薄蝕皆常事也賜賞非其文說曆日乎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containing faint text and markings, possibly a ledger or record book.

